

書叢藝文益羣

親見·系吉

著琴葛

行刊社版出益羣

書叢藝文益羣

親 結

著 琴 葛

行 刊 社 版 出 益 羣

• 1 9 4 9 •

目次

教授夫婦·····	一
貴賓·····	二九
驟夫丁大福·····	五九
從刀鋒的缺口下來·····	八六
結親·····	一〇七
後記·····	一四七

教授夫婦

重慶地方的霧季又來了。好不透氣哪，啥子陰溝洞裏的日子嘛！

羅中達教授，特別覺到今年這季候，竟是那樣的困人。怎麼一動，都有種什麼壓力橫在他心裏。總之，那是一個絕大的錯誤：他不該把這位寶貝太太，從下江遠遠的省份接來。她的來到，使羅教授所渴望的寧靜生活，完全打碎。

但也可說，都是這三間害人的住宅累了他。那是最後復員的同事讓給他的。要不然，他做夢也不會夢到這女人。然而一年前的羅教授，他是多希望一個別開生面的寧靜生活啊！

那時候，別人熱烘烘的鬧復員，搶碼頭，搞名堂，依他看法，不是短見，便是盲目，一切決非久計！而且，他向來討厭做人尾巴，犯不着乾火亂竄，投進什麼羅網或漩渦裏去，所以他是決無移動必要。同時，三四年教授生活經驗告訴他，無論

大事小事，人與人之間，總該保持個若干分寸的距離，鼻子碰着眼睛，實在難於冷靜處理，所以，他也早不願住在校裏。眼望着這個機會，即使從他經濟學眼光上看，也不該隨便放過，於是幾天考慮，房子確定了。

自然，獨木不成林。光身住吧，不謹慎，也太寂寞。找個把志同道合的來住吧，別說一時難找，即使找着，也未免太傻。尤其使他苦惱的，多年孤獨生活，單說近來小館子包飯，他實在厭透膩透。校醫說他腸胃不好，那又何必他說，湯裏也少不了辣椒，不胃病也胃病啦！用人起火，自然別談，既不經濟，又難管束，校裏多少教授太太，整天氣得鵝鵝樣，動了武還不能解決問題。所以再三考慮，一封信，把太太叫來了。

這是一個相當大膽的嘗試。他不但要建立一個溫暖寧靜的家，而且對於太太這女人，雖說粗氣點，人還出秀，不是不可造就。他向來頭痛那些過份新派的女性，消耗本領很大，慾望永遠比山峯還高，自然而然，丈夫就變成她的牛馬。有時一對夫婦，手挽手走在路上，看着很幸福，可是一回到家裏，你知道他們由小衝突而大

磨擦，甚至破口動武！校裏住在他隔壁的彭教授，便是有苦說不出的典型例子。

至於人的造就問題，別人也許沒有那經驗，白手起家的羅教授，卻深通此術。譬如他的經濟學，以及他專長拿手的貨幣問題，可說膽魄小點的人，是衝不出來的。抗戰中，前線後方，內勤外勤的一陣筆桿生活，給了他無比衝鋒陷陣的勇氣，以及那多種各樣的能守能攻的戰術。小刊報而大刊報，地方性而全國性，羅中達一日千里，名滿天下，於是講師而教授，小城市而大都會，毋須後顧，勇往直前了。栽培一個女人，自己的太太，這還不容易嗎？

可是不到半個月，天哪，最使羅教授傷心的，這鄉下女人，完全原形畢露。佈置得合心愜意的三間屋子，怎麼也不能保持原有的雅潔和寧靜了。本來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，客座書室臥房，清清謐謐，可是這女人，粗手笨腳，老把房裏的東西攤到客堂來，又把客堂裏的椅子什麼，只管拖進房裏去坐呀用的。說說她，這耳朵進，那耳朵出。客堂永遠變成她的洗衣作，滿地溼淋淋，有時還替你萬國旗樣兜空掛起，弄得兩扇紙糊格子窗，東個洞來西個孔。索性配上玻璃吧，羅教授恨起來

想，但化錢事少，不知哪時候起，教授卻癖愛着紙糊窗的風味，潔白安靜，而且據說還有科學上根據，紙糊窗能吸收充份的紫外光，玻璃則全無此用。幸好也不是玻璃，是玻璃，你就能保險她不戳上幾個窟窿？

羅教授總算還有耐心，雖然大勢已去，他還有最後堡壘可守，他想率性保持一間書室的完整吧。可是有鬼，剛一打算，她就立地進攻，廚房裏的七瓶八罐，一下把他那隻鑲有玻璃的書廚，飽飽滿滿的佔去了一半。替她拿出了，她又塞進了。而且一不留意，光滑的寫字桌上，一隻粗粗大大的鉢子給你猛地供上了，還拿起教授的洋書蓋着，壓上兩塊大磚頭。這，這，羅教授幾乎暴跳：

『你廚房做什麼用的？豈有此理！』

『老鼠好多，人也不怕。』

『呸！動動腦根啥！』

『簞衣蟲爬哩，這地方簞衣蟲真發笑！』

虧她居然還笑得出，而且那麼大聲大氣。幼稚！愚蠢！不知天高地厚的東西！

確也是，她鄉村長大，目不識丁。爺娘手裏，學會種桑養蠶，至今還是這點蟹脚本領。向來愛說就說，愛笑就笑，天還沒有她箬帽大。她和羅教授從小攀親，一來長得出秀，二來那時的羅教授恐怕連翻十八個紅脚盆，也想不到今天這麼遠大的前程呢！所以鬼子兵打到上海過來，到處亂麻麻，男女家一聲說成親，他們就草草率率拜堂了。半年不到，夫妻分離，女的留在鄉間，男的海闊天空地飛了出來。

八九年夫妻分離，羅太太雖說做了教授太太，她實在還摸不清到底應該怎麼個做法。教授教她認認字，她也很起勁，還抖起一枝筆來寫呢。有時教授的學生們來了，她也把那本平民課本拿出來，拉住他們問這問那的響響地唸。教授嘆氣皺眉頭，她可不懂他意思：又不繡花，硬要躲起在房裏頭？

慢慢，教授也懶得在這方面開導她了。然而她也並不寂寞。幾個月一來，她已經鷄鴨成羣，一陣出，一陣進，整天唧唧唧唧，到處鷄屎鴨糞。教授煩恨地罵她，她卻一股子勁說：

『東西貴啊，生蛋把你吃嘛！』

可怕，天生的低能！到底沒見過大世面！教授有時也叫她打扮打扮，同出去走一陣。使她看看別的教授太太，雖不指望她交際什麼，或如何程度的看齊，但至少也廣廣她眼界，多少帶點子別人的風度回來。可是低能，你朝南，她朝北，而且兩三趟一來，她死也不肯再去了。不去，就歇！也免得教授對她提心吊膽，說不上禮盤的話來。可是這低能的，倒和屋子周圍，那些坡上坡下的苦人頭搞得蠻熱絡，滿口的「啥子」「硬是」，見個人，遠遠裏就直呼直叫，弄得院子裏人來人往，像過路地方一樣。豈有此理！教授鼻子一捏，萬全之計，只有請她滾回去！

但會幾何時，教授有事進城。三四天回來，一推門進去，院子裏臭氣冲天，原有的草地，全給她變成黑色的園地了。再一望，牆角落裏，呸！這女人褲腳捲得高高，還在一鋤一鋤的鋤呢！教授全身發毛，走進房去，手指都冰冷了。

「喔，你回來啦！怎麼我一點也沒見你進來？」

許久，太太進來，見床上躺個人，嚇了一大跳。

「滾開！」

教授猛地跳起，蒼白着臉。

「滾開——聽見沒有？」

「你跟哪個生了氣嘛？飯吃過沒有？」

「別管，別管，我看你還是——」

教授不住的擺手，自然是打發她回去的話囉。但吞着未半句，作壩似的塞在喉嚨裏。原因是，一出口，法幣至少兩千萬。害人！害人！國家萬惡，萬惡！萬惡！簡直不成體統。半年多下來，還算是當教授的，只多一張嘴，就害得他焦頭爛額。別說太太回去路費——一口氣漲上十多倍，這可怕的數字不敢想像，平時簡直拮据手脚，進次城一天也不敢多停。譬如抽煙，教授向來是講究的，但現實逼使他，不能不從「美麗」到「紅金」，「紅金」而又一瀉千里地退到「黑人」之類的奇怪雜牌，遇到人簡直不敢把煙盒打開。什麼話？不是國家害人，難道是教授當錯了？

「呃，我跟你說。」

教授一肚子怨氣，還是尋到他太太。太太可摸不着頭腦，她說：

「說什麼嘛？老是說也說的！」

「你這麼大聲幹嗎？叫你說話別大聲，說話別大聲，全無智識，這點記性也沒有！」

「我又不害病，你早不好討個三層樓小姐嘛？」

「呃，我問你，你打不打算在這裏住下去？」

「我不說，你要討三層樓小姐你討好了！」

太太忽然想哭，眼睛連震兩下，眼淚沒有了。教授厲言正色地跟她約起法來。要在外頭登，就要做個外頭人的樣。千萬別場他的台，生活自有他料理。窮兇極惡，徒然可笑。鄉巴氣，小家氣，一概滾開，全是不登大堂的杉木天然几！隨時動動腦筋，不許瞎七瞎八自肚皮亂搞。多學好樣，習上不要習下。至於那些坡上坡下的苦人頭，你知道他們什麼三教九流？無論那點上說，絕無往來必要！而且，不懂意思的四川話，切不可隨口亂說。教授突然又想起那句下流話，當時罵過她，現在還是臉孔鐵板，進一步責問她：

「你曉得「龜兒子」什麼意思？」

「咱個不曉得？」

「你說，你說我聽聽！」

「我不說，我說不過你！」

「你知道不能說嘛？至少你不能說！還有，你的那些旗袍呢？」

「箱子裏。」

「爲什麼不穿？」

「哪個一天到夜做客嘛？」

「呸！你這木竹筒吹火的！」

教授絕望悲叫，不屑再說什麼。總之這筆活債！非還不可。一定的，非解決她不可。這麼拖下去，教授半世人生，會白白給糟撻乾淨，永無翻身透氣的一天。

然而現實的發展，似乎專跟羅教授開玩笑，特別對教授專長拿手的貨幣問題，這玩笑是開得够慘的。使他一切幻想，不，這點可憐的家累，人生的活債啊，永遠

像記在鍋子底上一樣了。

太太去年霧季來的，到現在剛剛一年。這一年裏，羅教授完全走着一條沒底深的下坡路，隨着法幣的瘋狂傾瀉，急浪惡潮遍捲全國，使他教授地位，一落千丈，愈來愈渺小可憐了。雜牌煙捲，固然早不敢奢望，沒牌子煙，也不免望洋興嘆，偶然才吸這麼一支兩支。這些都還不去說它了，尤其是幾天前抗戰初年一位好友，原在市區某報當內勤。忽然深夜溜來找他，說是名上黑榜，打算喘息幾天，想法脫險。憑心說，教授當時不僅同情，且也很想給他點幫助。這樣的朋友，當年到處都有，這多年來，莫說別人早已把他忘記，他自己也不禁有隔世之概了。所以對於這位受難朋友，怎麼說，都該掏心盡意一番。但眼前生活明明留客都成問題，不禁背脊一寒，臉色死白，他雖極力壓迫自己，平靜些，靈活些，但仍然覺得自己的眼光，不時從朋友臉上閃開，無緣無故去望這些不相干的檯脚或是牆角，最後他奮身一振，破口大罵國家黑暗倒退，悲憤激昂，一口氣罵到後半夜，兩眼通紅，青筋暴突。但朋友忽然站起，握住他的手說：

「沒有關係，這裏我還有幾個學生好找。」

「怎麼，我這裏住還不成多大問題啥！」

教授怯怯地望他，紅眼睛裏浮着淚光。

「不了吧，趁天不亮，我去找他們。」

「那我去找不更方便嘛？」

然而朋友堅持要走。院門口，教授含着眼淚跟他說：

「我決不是害怕！唉，我大概已經不像個人了吧？」

「不必那樣感傷，我理解你。」

哦！他理解我？然而他衝出門堂時那一股風？他理解我？他理解我什麼啊！

教授望着黑暗中走上坡路的人影，他極度暈眩，幾乎想放聲大哭。

真是一言難盡。幾天來教授彷彿整天踏在火上沒有個安身地方。國家害人！叫它要死快點斷氣，它可偏要活牽命，死害人！

據說昨天起，教授家裏已經正式斷糧。眼巴巴到晚上，太太糊裏八塗搞些麵

塊，泥土一樣，一口熟一口生，虧她還嚙得津津有味，誇說湯裏的菜葉子鮮。算是她種的，種株把菜又抵個什麼屁！平時胃口，三個教授也抵不上她，豈有此理！總之錯在頭裏，千萬不該叫她出來，要不然大不了學校包飯，管它爛米霉米，倒也一身輕快，無憂無慮！

教授最怕憂慮。論年齡還不過三十五六。但得志過早，大世面裏混來混去，別的不見多大成就，卻把個心境混得蒼老非凡，當年那種衝鋒陷陣的勁道，完全隔世，簡直不敢想像。彷彿一個披肝瀝膽走上山頂的人，要緊喘息，再不敢回頭去望那些猙獰陡削的山壁，荊棘叢莽毒蛇猛獸的豁壑一樣。所以有時，他會突然一轉念，想逃到什麼僻靜地方，讓他過一陣無憂慮的日子。自然這種想法，教授也明知有點可笑，然而想着的一剎時，他並不覺得如何可笑，而且多少也能得到一種慰藉，所謂精神上的解放吧？

然而現實可惡，即使超物質的精神道路，也仍然有不通時候。今天一早起來，窗外天空雖依然灰霧濛濛，但屋外空氣，到底要比室內好些。教授扣上紐扣，滿想

出去散會步，管它什麼柴米油鹽，暫爲安靜片刻再說。可是剛一開門，太太像隻大貓，蹲在沒腿深的菜地上，哇一聲叫住他。他眉頭一愁，臉色頓時灰黯。其實太太並未提到米糧什麼，祇一股勁告訴他：

「你看，奇怪不奇怪，我那面的菜有蟲，這面的一條也捉不到——來看嘛！」

教授心裏發恨，眼珠子也沒有動。

「你做啥嘛？」

太太走到他面前，一年夫妻生活，她已相當摸着丈夫的脾胃，沖口說：

「你別愁，我有法子。」

「你有法子？」

教授吃驚地連退兩步，偏起腦袋望着她，她說：

「我今天一定燒飯你吃，我把夾旗袍去賣掉它！」

教授憤怒地一震。這不成體統的提議，簡直是當面給他侮辱，比打他耳光還難受。但一眼望，太太臉色黃瘦，大眼睛裏的黑眼球，寬裏七落地像隨時要掉出來。

心裏一陣酸，覺得這女人也可憐，苦扒苦做，生命泥土也還不如。才使他脾氣沒有爆炸，斬釘斷鐵地說：

「這些事用不着你管，我跟學校說話去！」

教授散步的心情完全垮了，他一口氣往學校走。過度緊張，使他失去往常那種瀟灑而又齊整的步伐，他急急跨進校門，正和有苦說不出的彭教授，幾乎迎面一撞。彭教授拉住他，氣沖沖的說：

「快去簽個名吧！」

「簽名？」

羅教授陰鬱地望着他。對彭教授這種沒頭沒腦的猛闖舉動，甚為鄙視。直到彭教授說明，關於生活津貼問題，現在要責問部裏，究竟打不打算答復，大家在棺材口上等着之類的話，羅教授才釋然地透過氣來，也忿忿地說：

「一定！只要法律範圍所准許的，兄弟什麼樣的名都簽！」

他握住彭教授的手。

「今天舍間還有點兒小事，請老兄代勞吧。呢，一點兒小事，再見！再見！」他這就很快向會計處走。總算這次沒有落空，他訓了會計員一頓，預支了下個月薪水的四分之一——兩百萬可憐的法幣出來了。快近小街市地方，他又看見彭教授，撩起長衫不知兜着些什麼，他忽然十分同情他，真是一家不知一家啊！當他確定那衣兜裏像半個足球樣晃動的東西，他心裏着刺似的臉上一紅，急忙別過頭去，作算沒有見他，免得彭教授難堪。

經過米舖，他也不知不覺停下脚步。但只一停步，他已經從人縫間看到米籬裏的牌價。

「啊，三十萬一升啦！」

他脫口叫出。一聳肩從人堆裏衝了進去，不由分說，抓起米籬裏的牌價，訓了米老板一通官腔。米老板卻笑嘻嘻地望望他，拿起他的短煙筒說：

「要買趁早囉，正還要漲呢！」

教授一時呆着，明明昨天還才二十二萬，今天一口氣漲了這多？會計處可惡，

連走兩趟不見人，這損失，豈有此理！不用老板說，這個來勢，漲是看得定了。他抓起一把米，攤在手掌裏看看，其實他不是在看賞什麼米色，只是想是不是現在就買去？自然幾升米東西，舖頭是不會送的，他又望望自己的駝絨袍子，也像彭教授那樣吧？這未免又太不成話……。

「呃先生，你買不買啥？」

「有什麼東西包嗎？」

「那你買幾多呢？站過一點嘛！」

米老板煙筒一放，對付另外的人馬了。教授氣極，頭一昂，出了店舖。他一脚高一脚低的在路上走着，越想越氣，幹嗎要把這女人接來？找粒蟲子在頭裏爬！他反反覆覆責備自己，一闖進家門，更是火星四射，拿起客堂桌上兩三件濕衣服，一傢伙摔到地上，而且搖着桌子吼：

「你看，你要把我的地方糟成什麼樣？」

他滿眼裏鬚呀桶呀，頭頂滿掛着風乾的鬼菜，牆上斑斑剝剝，紙糊窗破爛煙

黑……一切一切，教授彷彿這時才特別清楚注意到，他十分窒息，恨不得一把火燒個精光。太太不聲不響抬起衣服，走房裏去拖箱子，鑰匙一響，教授清醒地：

「還不快去買米，摸什麼鬼啊！」

「你不早講，我以爲你又沒拿到錢哩！」

太太拖起長衣，一面穿一面走，半路，還是脫了，往桶口上一甩，來接丈夫的錢。丈夫睜她一眼，她有數，但心裏說：「長衣服去，就便宜點嘛？」響起脚步，轉背就走。

丈夫心煩意亂地嘆口氣，望着桶口上的衣服，問題不在這裏，他早沒心思打理這些。然而女人的倔強，卻不啻使他火上加油。他摸心一想，可怕不可怕，難道連她也瞧不起我？什麼話，親離衆叛，連最後一個朋友也不理解他，一切是錢，錢，錢！什麼朋友？什麼親人？然而這女人，呸！原始人一樣的東西！他突然衝出門去，指着上坡好久的女人大聲喝吼：

「下來！你下來！」

太太沒聽見，到是坡坡起了激動的回響。教授下意識地望着那高大的坡頭，一時覺到人微言輕，似乎什麼東西都在嘲笑他，壓迫他，要他的好看啊！

他回進書房，昏悶地拿起筆來，他要發奮，不該在這方面疏懶得太久。他拖過一篇洋洋萬言沒有完稿的經濟論文，翻了翻，只接着寫了兩句，誇啣一聲，太太進來了，滿頭大汗衝到他面前，直頭聲叫：

「不能吃啦！不能吃啦！四十萬一升還吃得它？」

「什麼？」

教授突然跳起，臉色死白。被這驟然的一擊，腦門昏痛，懊悔自己不先帶點回來。但就算四十萬，她爲什麼偏要空起手來？這不是明明逼他？好吧，親離衆叛！他桌子一拍，撲向太太——

「你說，你明說，你要逼死我不是？」

太太撲的掉下兩顆眼淚。她說：

「賣米的害人嘛！」

「什麼？」

他抓過女人手裏的錢，往地上一摔。

「你去做什麼的？你去做什麼的？」

「怕道一百萬也買它？怎麼由他說說的嘛！」

教授頭一昂，衝出來不知想做什麼？也許想一走了之了吧？然而上那去呢？到處陰鬱沉悶，沒有一個人的臉比那壓在頭上的天好看些，他忽然覺到非常悲涼，活在這世上，衆叛親離，竟連一個走走談談的地方都沒有！幾身一旋，他望着木立在門堂里的女人，心頭直豎，一聲吼：

「你等什麼？告訴你——再等就沒有米啦！」

女人滿臉眼淚，拾着錢，脚步騰騰的走了。

「粗坯！原始人一樣的東西……！」跟着那遠去的脚步聲，教授連聲痛罵，且踢着一張小檯，使它撞在牆上，落下一陣泥沙的時候，他才稍稍平靜一些。

總之，不了！錯在頭裏，失着！失着！他甚至懷恨到讓屋給他的同事，固然，

他是兩擔米頂進來的，難道住了這多年還值得兩擔？那時現時的房價，那時現時的米價，怎麼能作一個公平的比律？豈有此理！羅教授不曾被騙，摸到一筆重利盤剝的惡債！

但心裏儘管生氣，腸胃活動機能並不因此停頓。他忽然覺得饑餓，一覺餓，立時頭昏眼暗，非常的餓了。他拉起手錶一看，二點三刻。怎麼？他突然跳起，四個鐘頭了，這死貨怎麼還不回來？他狂亂，眼睛可怕地發紅，在那悶死人的屋子裏，這頭走到那頭，那頭走到這頭，心裏劇跳，難道，難道，他一連說了十幾個難道，下文始終不敢想下去。

最後他往牀上一倒，但滿身着刺地又急急跳起，難道，這害人的！這害人的！他失魂落魄地朝門外走，他雖說不敢想下去，其實他早已想得很多很怕，尤其可怕的，這種原始人樣的東西，哪知道生命的價值？胡裏胡塗，泥土還不如！然而害人哪，害己害人！他站在坡上，向發亮的蒼茫的嘉陵江上一望，哦！脚跟都軟了！什麼話，你能這樣害人嗎？羅中達前世欠了你？他一顆心冰得緊緊，腳一溜，幾乎從

坡上滾下。

但突然，坡道拐角上，人影一晃，太太的聲音在叫他了：

「喂，我來了！」

羅教授昏亂地向她一望，脚跟劇烈顫抖，似醒非醒地不知說了句什麼，連自己也不懂。

太太面紅筋脹，大汗雨瀉，只管脚步騰騰的往家走。教授有氣無力地跟着她，剛才那顆心，死了一樣的不動了。直到走進客堂，太太勃頓一聲卸下肩上的米袋，教授吃驚地一震，忽又愁起眉頭說：

「你買些個什麼鬼來啦！」

他肚皮裏打好底子，要是什麼饑民吃的粉，他一定連人帶物叫她滾出去！然而太太說：

「米嘛，頂頂好的米！」

太太急氣直喘，脫下黑棉襖。

「米？」

「哪個騙你？」

「米？」

教授一個踉蹌，昏亂地叫。

「這不要一兩斗——那來的？」

「三斗還不止呢！」

太太「哼」地一笑，用襯布衫扇撲自己的臉，不待教授再逼問，她大聲大氣說她搶米的經過。

「都是你嘛，要發氣啥！我一到街上，米店都關門了，我走來走去，三個米店不給我們開門，我等囉，我好等囉，人多哩，越等越多，擠死了，滿街裏都是人，敲死它門也不開！好！你不開啥——」

太太兩手一分，亮起眼睛說：

「你不曉得，十忙頭裏，噏啦達一響，天開門啦，天開門一樣的，擠不開的

人，大家就搶！」

她兩腿一彎，正打算坐下大笑一場。卻不防橫裏一巴掌劈在她臉上，她幌幌，鼻孔流血了，丈夫咆哮地吼：

「什麼話？你這下流的！」

他鄙夷地踢着那袋米，米袋屹立不動。

「滾，你給我滾出去！」

教授發瘋地拖她的人，她猛地摔開臂膀說：

「滾那去嘛？你把地方我！」

「呸！你這沒臉的害人東西，乾脆給我去死！」

太太一聲嚎，哭不出眼淚。她心裏叫：「爲啥要死？偏不死！」她望着丈夫死白的臉，突然反撲過去說：

「我害着你嘛？你要討三層樓小姐鬼叫你不討！」

然而丈夫一拳落在她胸上，她受不住了，一幌跌到地上。滿鼻滿口的血，她這

時才發覺。她吐着揩着，揩着吐着，地上，鞋跟，衣袖衣褲角，全是鮮紅的血，突然，她跳起，拖着米袋就走。然而丈夫一把拖，發尖聲叫：

「你做什麼去？」

太太決然地說：

「你不要，我還他去！」

「呸！你這不知死活的東西，告訴你，警察要槍斃你！」

突然什麼地方傳來一陣起火似的人聲。教授猛一怔，臉色發紫。他望牆圍外的前坡上，太太也跟着望了望，鬼也沒有！然而教授全身顫抖，彷彿刀在頭上，心臟都停止跳動了。

可怕的沉默。太太望着男人臉色一面不如一面，忽然輕輕地說：

「那我就送把後坡王老頭去，人家大小八口，媳婦還做月子，不曉得蓋上多少天鍋頭啦！」

然而教授牙齒一咬，發出更尖的聲音叫：

「放屁！你以為這樣警察就不槍斃你？你這害人的，那配做一個人！」

教授恨不能一口吞了她，立時取消她做人的資格。總之前河後井，天羅地網，不了！不了！院裏鴨子一叫，措亂的羅教授，荷地一聲直往裏壁走，太太幾乎想笑，她大起喉嚨說：

「怕什麼？本來那個叫他關門不賣啥！」

她放下米袋，自管自去廚房拿頂鍋，一會兒，來狠狠的挖上幾碗走了。

留在客堂裏的羅教授，始終木頭樣釘在那裏，腦門角崛起一條筋，別篤別篤地跳。突然間，他發出一個可怖的，幾乎不是人叫的聲音，他清楚望見前面坡上，七八個警察押起一大串襁褓的苦人頭走過去，他奮命一震，想叫他的女人，又去找自己的卡片，慌亂一團，但始終沒移動一步。最後飛快的一剎間，卻把兩扇客堂門緊緊地關上了。他一個踉蹌，跌在米袋上，他明知自己沒有這把力，然而兩手一端，那袋屹立不動的傢伙，卻被端進房去了。不到一分鐘，米缸安然蓋上。他拿了掃帚出來，藉着門縫裏一條亮光，掃開地上殘餘的米粒，週身從頭到脚又出了一次

冰冷的大汗。

啊！這是夢吧？教授極度紊亂。他悲涼地問自己，一拳頭擊落在自己腦門上，他心裏叫：『羅中達，你，卑劣無恥！』

他突然衝進書室，他要爆炸！他要使一切黑暗無恥，殘酷卑劣，一切活奉命死害人的妖魔鬼怪，和他這渺小可憐不足道的羅中達，一起爆炸個乾淨！他抓起桌上一篇沒有完稿的如何挽救之類的經濟妙文，望也沒望，一口氣撕成粉碎！

踏着那些碎片，突然，他望紙窗破洞外陰沉的天空，他心頭一陣酸痛，活在這世上，他完全吊在空裏，最後連那樣一個朋友也離開了他，他沒有害過人，然而誰害人？誰害的人？

他一陣惡心的胃寒，忽然嘩地嘔出大量發酸的黃水在地上，最後他吼：『搶吧！搶吧！爲什麼不能搶？』

他走進臥室，倒在牀上，極度的疲乏與饑餓，使他睜不開眼睛。
他醒來，天已黑透，太太亮着燈在推他。

「吃飯囉！快起來吃飯吧！」

太太的聲音啞了，且有一點抖。燈光裏，她大眼落落地，嘴角邊還凝着一塊黑色的鼻血，教授心裏一陣酸痛，但沒說什麼，走出房門，他一屁股坐在客堂桌前面。滿碗潔白的飯粒，魚牙齒樣在燈下發閃。他有生以來沒有聞到過這種香味。太太還特意去爲他買了幾根臘腸，放在盤子裏蒸熟了，也在熱騰騰的冒氣。教授悄悄把這盤子拖過一點，不要放在他面前，表示要吃大家來吧。

但太太剛一坐上，忽又霍地站起，教授吃驚地問：

「做什麼？趕快吃囉！」

他筷子敲敲腦壳，啞着喉嚨說：

「我忘記，包好包米記得要拿跟王老頭的，幾身一旋，鬼迷，啊呀——」

她走近窗口，從破紙洞裏向後坡張望，忽然說：

「冷冰冰的，王老頭家裏火星也不見，我去！我去！」

她一壁說，一壁很快地走。教授碗筷一放低下頭去。這沉重的頭，低到不能再

低：但忽地他也站起了，一股什麼力量推着他，使他不自覺的跟到客堂門口，心裏激動地想着什麼。

當太太點着火把從廚房出來，他突然異樣地一震。覺得火光裏的太太，忽然顯得那樣美麗高大，壓倒一切。經過他面前時候，那人影，那人影帶來的強烈的火光，竟是那樣地眩人刺眼，又那樣有力地吸住他的眼睛。

「哦，素梅！」

教授十分激動的心裏，第一次喚着這女人的小名。

一九四八年八月十日

貴 賓

在來年人民自己的國度里，還會有這樣的人嗎？

一九五〇年某月某日，平坦寬闊的京杭國道上，有輛銀灰色的小轎車，自東而西地飛馳過來。一片柔和的江南春景，把車裏的女主人吸住了。

她側偏着頭，靜靜地吸煙。「啊，美麗的！」她用低沉的英語這樣說。她確被那閃亮在綠野間的河流，以及那拂過車邊的垂楊感動着。她順手旋下窗上的厚玻璃，一任那帶着甜味和香氣的風，軟綿綿地吹着她，她眯上眼睛，頸間那條杏黃色的薄綢圍巾，飄動得十分輕快。

要是一二十年前，她會儘情地唱起來吧？但如今，究竟是四十開外的人了，儘管留美多年，可到底是個中國人，又向來出入於所謂上流社會的，唱呀叫的習慣，在她早已沒有了。

且不但如此，她近來的心境，紛亂得可怕，好像什麼時候都有種難言的寂寞感在壓迫她。雖說在這解放後的新中國裏，她也像別人一樣地自由來去，可是難道說中國不解放，她陸某人連這點自由也沒有嗎？且既是別人也有的一份起碼權利，那又有什麼了不起的珍貴呢？平凡啊，她生平最痛惡這兩個沒出息的字眼，但事實告訴她，一切就是那麼可怕的平凡。要不然，論資歷，論名望，就說論革命吧，她也組織過團體，至今還在領導着，那是國際也聞名的婦女民主會，雖說沒有幾個會員，但總是個團體，而且是個老團體，照例，聯合政府不該沒有她，不過那是一個意外吧了。老實說，正因為一切都平凡可怕，什麼「人民的勤務員」，即使非要她參加，她對這一曠古未有的可笑稱號，也有從長考慮的必要。不過儘管這樣，她覺得一些庸俗的人們實在太不能理解她，使她在人多場合，往往心意煩亂，感覺出奇的敏銳；而人少地方，也同樣的侷促不安，越發感到自己的孤單寂寞，正像當年丈夫故世後那樣，總想找個無人場所哀哭一場似的。然而當年心境，朋友們全部理解，一陣勸慰，也總有開朗間歇的時候。但如今一切變了，別說旁的，就是她親生的愛

女，以及她那位唯一的貼心幹部，也全都毫無所覺，動不動還反過頭來批評她，鬭爭她，這是她最爲痛苦無告的地方。

就說自由，又何嘗沒有千等萬樣的伸縮與顧慮？正因爲她不是一個太平凡的人物，所以很有些地方，使她不能不感到拘謹困苦，這也是她內心的一件憾事。譬如剛才車過江浙交界大雷灣地方，那浩瀚雄偉的太湖，豁然地展開在她腳下一般，當車子緣着山壁，緩慢而輕俏地行進時候，那煙似的湖面上，一些大小遠近的帆影，彷彿在閃爍的陽光下特地迎候她，『啊，美麗的！』她激動地手握着手，馬上想到幾句現成舊詩，幾乎脫口唸出。可是一呼吸間，她默然了。她寂寞的眼光，很快投落在前面年輕司機的背上，就是這個緣故，她需要檢點自己。有名的黃公館出來的人，那怕是個司機，甚或伙夫之類，你也不能小看他。滿肚子的馬恩列史毛，要是有什麼落在他們眼裏，你知道他們怎麼想，背後又怎麼說呢？一加一等於是二，這些人的腦筋裏就是一加一等於二。什麼人情世故，什麼友愛親誼，還不全叫這些公式代替了？自然囉，他們革了命，有的是領導權，天下屬於他們！雖說有人告訴

她，下一屆的全國民選，她也儘可以出來公開競選，但未來的事情，誰又愛想得那麼遠，而斤斤去爭這一杓呢？而且，呃！

她正在垂頭萬緒思前想後的時候，一抬眼，偏偏那車頭上的小方鏡裏，有兩隻眼睛在望她。啊，她心頭劇烈地一震，覺得那眼光來得突然，且顯然帶着若干敵意和監視性質在裏頭，她停住呼吸一分鐘，然後振起精神，清清喉道，彷彿人若來犯，她決不放過一應戰的機會。然而年輕司機卻回過頭來，並拿給她一隻手提皮包說：

「涼吧，陸會長，拿件衣服披上好啦！」

「不，謝謝你。」

「那你把窗玻璃攏上吧。」

「不，謝謝你，我心裏有點悶！」

「喔！」

車子繼續原有的速度，司機的背影，也恢復先前的姿勢，一動不動，像塊生

鐵，沉重而冷酷地擋在她面前。她十分注意地望着它，她在研究它，她覺得沉重而冷酷的形態，那是布爾什維克的一個起碼類型。可不是，呃，就在這突然的一霎間，她鬆弛的心情忽又緊張起來，她覺得司機那最後的簡截回答，非常出乎她意外，唯恐別人麻煩他，要緊斬釘斷鐵，而且那生硬的聲音裏，分明是如何的耐不耐，並含有嚴重的鬭爭意義，彷彿在給她警告：『你別自我了不起啦，這全是舊社會意識！』

『Oh heaven!』她發出一聲痛楚的驚呼！那睜大的眼睛，卻很快給那冷酷的背影，擲出一個無聲而有力的反擊。她不屑，她根本就不該把這麼一個小布爾什維克放在眼睛裏，這是毫無必要，且是非常可笑愚蠢的事情。於是她疲乏地靠在背墊上，閉攏眼睛，心裏說：『哼，你還差得遠呢，跟我來統戰？還多該學學你們的部長吧！』

可不是，她一想起德高望重的黃部長，眉宇間的皺紋立地消開了。黃部長雖說也是個布爾什維克，但顯然有修養，有學問，有遼闊視野，海洋胸襟，一表風度，

確是個值得敬仰的人物。她昨天在莫干山療養院一個長途電話，告訴他病已痊癒，打算回南京換換空氣，黃部長居然就連夜派車，而且虧他夫人徐大姐想得週到，還特地在車裏替她舖上一條絨氈，她霍地睜開眼睛，望望身邊這條氈子，這不分明是她的東西嗎？那就當然是她親手舖上的囉。

這是一件富有歷史性的珍貴的東西啊！她那年從延安飛到重慶，一下機，不就是挾着這條氈子來第一個跟她握手嗎？接着跟她握手的，也就是今天的黃部長。

這一對革命夫婦，是實在足以叫人敬佩的！她抽出氈子，把它蓋在腿膝上，於是投入一個溫暖的想像：當徐大姐百忙中親手來舖上這氈子時候，她那誠樸可親的樣子，短短的頭髮，紅黑黑的臉，彷彿就在她眼前一樣，自然不用說，她要嚴重囑咐司機，沿途如何小心注意她陸會長病後的健康，這是一定的，要不是她的命令，這個笨頭笨腦的傢伙，她望司機，又怎麼忽然會怕她受涼呢？這無疑是他上級的命令，儘管他心裏如何不願，但不能不服從，所以這就是囉！共產黨員們，那怕頭上出角，也仍然不能不服從黨的命令，這是無可違抗的。

於是她閃光的眼睛裏，立地想到一個積極的建議。她這次回京，非要向他們提出不可，這也表示她對共產黨的友愛和忠心的關切。

老實說，他們就實在有點民主過度。譬如歐美國家，就說美國吧，別的不談，他們整個民主作風，卻很自然，調和，適度，一點也沒有過火地方。但今天中國，如要真正實行優良的民主作風，卻非先從共產黨本身做起不可。他們上層還好，可是那些年輕的小共們，就不能不提醒他們，幾本經典一讀，哇啦哇啦，動不動要領導別人，實際上又懂得什麼？老實說，他們自己之間受得了，但不能不替別人着想，那麼氣勢凌人，簡直叫勝利充昏了頭腦。

這是有例為證。譬如莫干山療養院，那原是一個多麼高貴清幽的地方，但負責人毫無見識，也全不替別人想想，拼命把些個受傷兵士，肺癆病的工人農民之類塞進去，塞得飽飽滿滿，原來帶有甜味清香的空氣裏，簡直叫人呼吸都感到困難。而且一來就要唱歌，療養院那作興這麼做？革了命的醫生護士也全沒頭腦，不但不鎮壓，反而慫恿他們，參加他們，這是什麼民主？簡直是糟場莫干山，浪費療養院！

全國那麼多病院療養院，這些個土包子那裏不好送，偏要得天獨厚，塞到雲霄裏的莫干山上去？說得明白點，硬就是跟她爲難，好像她就不配吃這份勝利的果實。其實要不是黃部長徐大姐的意思，一定勸她去休養休養，她是決不想到那裏去登仙，受他們的活害，可怕的精神磨折啊！雖說她寬敞獨居的房間，儘可以關上紗窗玻璃窗，但這麼一關，戶外空氣就成了問題，而且客觀上立地形成兩條戰線，這不太可笑嗎？所以一言難盡，她匆匆的住了半個月，也就逼使她匆匆的下山來了。

像這樣的實例，一定要使他們上層清楚知道，要不然全像這些小共們的做法，簡直就沒有旁人在眼，還談得上什麼各階層？老實說，既是各階層，他們首先就不該用自己的尺度衡量別人，要求別人，這是絕對的錯誤！像黃部長徐大姐他們，是最有分寸，最有氣派，也正因爲這個緣故，她這次回京，非要進行她友愛的建議不可，一定的，絕對不能太民主！她想到這裏，額角沁汗，彷彿經過一次什麼戰鬥，內心雖激動，但同時也感到疲乏。於是重又眯上眼睛，靠在背墊上。

車子飛速前進，那條杏黃色的綢圍巾，飄飄地，飄飄地，彷彿連人帶物都要從

車窗裏飄出去。不知什麼時候，她忽然覺得有點饑餓，該沖杯奶粉吃吧，是的，她看錶，也正該是吃藥的時候了，於是她伸起兩個手指，在司機背上彈了一下說：

「喂，停車！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停車！」

「啊？」

「什麼啊不啊——」

她十分激怒，難道停停車，也先要得到你的批准？什麼話，她用壓過一切的力量說：

「停車就停車！」

可就在這飛速的一霎間，車子發一聲尖銳的慘叫，不規則地向前衝去，以一種傾斜險惡的姿勢，在那個大水塘邊上停住了。近旁幾個過路人同時叫起來，那措亂紛雜的聲音，好像真的軋死了人。司機靈活地打開車門，當他看見那個還伏在地上

的老頭兒，心裏一聲叫，連忙下車，撲過去。

「老伯伯，沒有傷吧？」

他審視老頭兒週身，扶起他，老頭兒驚慌地說：

「大，大概，大概沒有傷着。」

「啊，對不起老伯伯，我煞車時候，就是因為看見你老人家，要避開你，所以，呃，你看，」

他指車子，自己也仔細地望了一眼，危險啊，一隻前輪已凌空了！但對於老頭兒的冤枉受驚，心裏卻十分不安，於是說：

「老伯伯，你住在那兒？」

「怎樣，同志？」

「我送你回去。」

司機抱歉地拍着老頭兒身上的泥灰，還摸出小毛巾去揩他嘴角邊的黃泥吧。老頭兒大聲笑着推開他。

『同志別這麼客氣嘛，又沒有傷着那兒，一點泥巴怕什麼？』

『老伯伯你住得很近吧？』

司機望左近的一個大村莊。

『哇，又來客氣了！摔一交也勞你同志這麼耽心，真是，真是，』

爲了一定不要他送，老頭兒拔腳就走，可是走不幾步，很快回頭，大聲說：

『你看我這個人，真是老昏了頭啦！來，大家來！』

他吐口口水在掌裏，搓了搓，並要那幾個過路人也來幫忙，把車子扶上正路來。幾個人一擁而上，司機跑在頭裏，正在告訴他們如何用力的時候，卻把車裏嚇昏過去的人，突然驚醒了，她發出一個可怖的叫聲，目從窗裏伸出一隻手，狂亂地招着，招着。司機上去，拉開車門說：『陸會長要下車也好，不過我們的危險已經過去了。』

一聽這話，她臉色更爲蒼白。老頭兒輕手輕脚地上前一望，拉過司機小聲說：『同志，這位太太驚得厲害，還是叫她出來，到我們家去歇歇，我們有新開甕

的糯米酒，給她鎮鎮驚蠻好的。」

車裏人又發出一聲尖叫，老頭兒一盆火似的烘上去：

「別慌，別慌，沒事兒啦！我家裏有糯米酒，蠻好的！」

「什麼？滾開！司機逃了嗎？」

「我不在這裏？」

司機快快地走去。

「好，快給我扶着車子，還有剛才的那些個鄉下人呢？」

幾個鄉民一聽說，不約而同地退到路那邊，有一個憤憤地說：

「駕馬倒不小，老子偏不扶她！怕道這麼重的傢伙還會翻筋斗？」

好容易司機跟老頭兒兩個，一人一手扶着車門，一手彼此用勁地把她扶下了

車。她眼光發直，兩腿顫動，瞥見路旁有塊計程的石碑，一指手，便由這兩個人扶去坐下了。她接連喘上幾口大氣，然後向老頭兒發問：

「這地方有什麼機關沒有？」

「有，有，我們地方不小呢！有村政府，鄉政府，哪，哪，那邊過去就是區政府蠻近的。」

「縣政府離這裏多遠？」

「縣政府倒有一程呢，你們剛才過來不看見了嗎？」

她默然許久。最後叫司機把車裏的絨氈取來，披在身上之後，才決然說：

「那麼就叫這面的區長來看我吧。」

「人家忙呢！」

老頭兒說在喉嚨裏，一下奔到路那邊，拉住一個鄉民急急說：

「說不定她，她，她是毛主席夫人吧？」

「吹！毛主席夫人那會是這樣的？」

「你見過？哼！」

「不要見過不見過，賭老子的頭好不好？」

「呸，你胡說八道，人家是有身份的！」

『什麼身份？搨把秤來跟她稱稱看！』

『再嚕嚇，你一粒芝麻開頭，懂一個屁！』

老頭兒潑了一盆冷水似的，只好依靠他年老，喝住那青年人的嘴。然而司機過來了，皺起眉頭跟老頭兒說：

『麻煩你老人家帶我去見區長。』

不等老頭兒答話，剛才跟老頭兒接火的鄉民，一躍上前，瞪着司機說：

『什麼鳥事嗎？人家王區長這幾天正在忙着墾地。呃，我問你，公事要緊，還是私事要緊？老子就斷定她沒什麼屁事！』

司機低着頭，一時答話不上。老頭兒一把拉着他：

『呃，同志，別見氣，他年經人不懂事。如果一定要找區長，你跟我走。』

當司機跟老頭兒走不幾步，後面一聲叫，他們又回了過來。那位坐在路碑上的，裹起在絨氈裏的人，只露出兩個眼睛對司機說：

『把我的手提包拿來！告訴你，我吃藥的時間早過了！水瓶在你車頭上吧？』

司機連皺兩下眉頭，到底還是把熱水瓶跟手提包拿了來給她。她憤然地接過水瓶，覺得司機的禮貌太成問題，全無教養！她是一個病後的人，而且車子出了事，而且上頭分明給過他命令，陽奉陰違，難道倒一杯開水，也污辱了他這小共的身份？她怒不可遏地揮手向老頭兒：

『快去快去，叫區長立刻就來，我有重要的事情吩咐他！』

老頭兒剛起步，看見對面山脚下，一大羣擡起鋤頭鐵耙的男女們，一條龍似的在向着村子進發。

『啊，他們回去吃飯啦！』

他說着一聲，便大起喉嚨對那條龍似的行列：

『喂，張大哥，喂，毛眯他娘，喂，喂，王區長在不在地上？這裏有位女客，有位女客要找他！』

隔着一片分秧後的水田，傳來一個帶着迴響的聲音，在這寶藍色的天空下，好像就是這一面的山頭在答話：

「王區長在後頭呢！」

不上十分鐘，王區長來了，一身破舊的夾襖褲，西髮蓬鬆，從眉宇間細看，顯然是個改造後的知識份子。他握住司機同志的手，望傾斜在水塘邊的小汽車。

「出了事嗎？」

「不，區長同志，是她說要找你！」

區長走到女客面前，差點把地上的熱水瓶踢倒，女客鎮定地望着他一雙全是泥土的草鞋腳，然後懷疑地抬起詢問的眼光：

「你是這面的區長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區長伸出手去，見對方沒有相同動作，便半路縮回問對方：

「請教貴姓？」

「陸，陸錦霞。」

她見區長沒有什麼反應，一時倒有點憐憫這年輕人，居然是個區級幹部，連一

點起碼常識也沒有，實在是件可悲的事情。於是耐心地告訴他，從老政協到新政協，從國際到國內，從一些名流賢達到人民團體，最後回到婦女界。約摸靠十分鐘的自我介紹，原還想多給他一些教育機會，但覺得對方的視力已經不太集中，這是她和人談話時最忌的一個禮貌問題，於是匆匆帶住話頭，謙虛地說：

『我是一個平凡的老百姓。』

『久仰久仰！請問陸先生找我什麼事嗎？』

『這個，我想你應該看見了吧？』

她從絨氈裏伸出手來，指塘邊的車子：

『請你去看看吧。』

一面又向司機，老頭，以及圍上來的幾個鄉巴佬，用力一掃，並且說：

『你們大家站過點，我有重要問題跟區長談。』

當區長看過車子，平靜地回到她面前時候，她疊起兩個手指說：

『現在我請你即速辦完兩件事：第一，派人把車子看起，告訴你，這是黃部長

的車子。同時，我把司機交給你，絕對不許他離開此地，你得審問他，他玩忽職務，有什麼企圖沒有？要他老實承認，不然的話——」

她留停，不願吐告下文。總之即使要辦，小小區長也辦不了他。而且究竟不是蔣政權時代，言語之間不能不留個分寸，於是繼續說：

「第二件事情，是的，你在想什麼？你一定有很多考慮，不過我曉得你也知道這問題的嚴重性。問題出在你的地區，所以，你得馬上用長途電話通知黃部長，報告他我的車子出事了。」

區長冷靜地搓着手說：

「我看先叫司機檢查一下，看機件有沒有損壞，然後再決定通知黃部長。」

「然後再決定？」

陸會長吃驚地一震，氈子落到地上。她一面極力壓制自己的感情，小人物面前犯不着動肝冒火，而且還有來年的民選……但一轉眼，她痛苦地站了起來，分明覺得對方的漠然態度，是有傷她的尊嚴，顯然因為她不是一個有權力的人物，於是出

人意外的逼前一步，勉強笑了笑說：

「哼，你倒說得輕鬆！難道說機件沒有損壞，你就派我坐原車回去嗎？告訴你，區長先生，我對生命的看法，和你是有若干不同的地方，知道嗎？」

「那您是說要黃部長另派車子來？」

「那是屬於別人的事情，我要你做的是報告他車子出事了。」

區長默然不語。正好有輛上行客車，在遠遠地叫着向這面駛來，他一轉念，臨時動議說：

「正好，現在去南京的第二班客車到了，是不是請您先坐這車子回去再說呢？」

「什麼？Oh my! 我提醒你，你是區長，你是人民的勤務員，別說我是人民團體的領袖，即使我是一個普通老百姓，難道你就不該爲我服務？好吧，我還忘記請教你的貴姓大名——」

她手摸外衣口袋，好像有什麼筆記本之類要摸出來，但袋子是空的，一無所有，這就立地使她感到一種莫名的寂寞之感。她深嘆一身奮鬥，雖說到處有人尊

敬，但顯然的事實擺在前面，連一名小小區長也指揮不動，這是什麼話？這是什麼新民主？這樣的民主，別人可還有命？老實說，呃——

她壓着一口氣在喉嚨裏，立地想到來年的民選，決不輕易放過這機會，於是逼出一個銳厲的尖聲說：

「這是我給你的最後請求——立刻打電話！」

「好吧。」

區長保持原有的平靜，他說：

「那麼請您到區政府休息一會，帶便用飯。車子既然出了毛病，中央一定很關心您的健康。電話反正在那裏，我想免得發生誤會，等會接上了線，就請您跟黃部長通話好啦。」

「唔，再說吧。」

她從頭到腳把區長照了一眼，心裏說：「好一個狡滑的布爾什維克！」現在是你們的世界囉，你們接收勝利的果實了！可是這果實，這沉痛的果實，是那裏來

的？中國人民流了這麼多血，爲的是什麼？難道就是爲了你們這批狡滑的小黨官不成嗎？

然而她極度受驚後的疲乏，使她無力用言語來表達這些。而且，說也徒然。對於一個虛有其表的空頭革命者，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小土共，她是毋須放在眼裏。更談不上給他教育，不啻是木樨花餵牛！

事情僵了十來分鐘，區長好不容易得到她的允許，替她收過地上的藥瓶水瓶之類，交給了司機，然後決定去到區政府。

當她們跨上公路，踏上那條窄狹的田埂時候，後面公路上的馬達聲響了，她一把抓住區長，憤然說：

『怎麼，你放他逃跑？是你的意思？』

『不，我叫他把車子開上那面的車站，站上有人管，他還要回來吃飯呢。』

午後，區政府一排向陽的朝南窗下，半眠半坐地靠着這位難得的貴賓。這原是蔣政權時代的一個現成區署，房子不壞，落在市鎮末稍一塊較高的地基上。左右背

後，全是一片連接着的綠色田野，且從後窗子望去，遠遠地可以看見一段彎曲的公路，以及剛才那大羣人在開墾的地方。那是一重綿亙兩里多長的大荒山，年年冬天，常被野火燒得焦黑，給整個地方格外添上一副淒涼愁苦的破敗樣子。但今年春上，卻在這附近四鄉三十二村的全體動員下，要齊拍手的把它變成兩千畝可耕地。現在已經完成三分之一的工程，好些地方，清楚露出柔嫩的褐色泥土，以及一種有規律的梯形田層了。

爲了這緣故，幾十天來，區長也起早落晚很少離開那地方。今天爲了這位貴賓來到，他足足陪了她兩個鐘頭，但臨了，還是被另一鄉的幹部會議叫了去。他十分抱歉地把招待她的任務，交給他產後的太太，和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娘。實在的，連區政府辦事員也抽不出人手，一個出了差，一個正在對面辦公室裏，忙着兩三個人做的事情，不時還要接洽外來的事務。

這在一個匆匆來到的外客，是很難理解這一切的。尤其是過慣上層生活的陸會長，一些複雜的舊社會經驗告訴她，且憑她那特別敏銳機靈的看法，她覺得今天非

常不幸，可說是有生以來從未遭遇過的，一種人類間的大奚落和大恥辱。她簡直像一隻無聲的飛蟲，雖然到處碰撞別人，但別人的眼睛裏未必看見她。什麼社會名流，什麼婦女先進，什麼人民團體的領袖？她悲憤地咀咒這一切好聽的名稱！誰都知道她所領導的，是一個沒有羣衆的空心壳子，要不然，怎麼連一個小小區長也顯然違抗她，躲起不見面，把她丟在這死寂的屋子裏？

自然囉，一切蛛絲馬跡，誰又能保證這篇文章後面，不早有出題目的人在呢？所以，這就是囉！她兩手緊緊一抓，額上青筋露突，好像真的給她抓了什麼，使她立地想到這次匆匆的離開莫千山，又何嘗真的是她自己的題目？這是顯然的，她打電話的時候，誰都知道她是在一種怎樣憤懣窒息的心情下，難道從她的口氣，語調，以及清楚的音波裏，還不够明白理解到這一切嗎？然而別人就來不及的順水推舟，表面敷衍，免得佔着他們的天堂，要緊給予她這嚴重的懲罰了。

啊，她一口氣凝結在心底裏，她簡直悔恨做一個中國人，一個飄浮在這時代海洋裏的孤單的中國人！她突然緊抱自己，覺得四顧茫然，連窗裏那一片浴滿全身的

日照，也可怕地寒冷起來了。

這難道是夢？她奮力自振，兩眼無目的地左右望去，正好區長老娘，坐在邊裏陪她，膝頭上放着一塊光滑的瓦片，在慢慢地搓着一條細長的蕨線。這使得那位心煩意燥的旅客，更是不堪這寂寞的壓迫。而且她突然吃驚地一跳，這老女人，啊，她幾乎是第一次發現世上儘有這麼一個醜漏的老女人！那鼻孔，那蛇皮的斑點，那乾癟眼睛，風僵的手，啊，一個魔鬼，一個活活的老魔鬼，她深深地望定着她，驟然間一種不知什麼的慾念，使她立地發出一個憤怒的狂叫：

「喂！」

「什，什麼？」

區長老娘愕然地張大嘴巴望着她。

「給我打個電話，問南京城裏還有沒有人？」

「你，你，你等一等，我，我還不大懂你的話。」

「我叫你打電話，懂嗎？」

「啊，這，這個東西，我還會。」

區長老娘稚氣地望着牆角裏的電話機，笑笑說：

「真是的，年紀一老，樣樣豬手豬腳，我今年七十三了，革，革命早來幾年多好！你不曉得啊……。」

「呸，你在說什麼？」

「你，你不曉得啊，革命沒來時候，幾多擔苦黃蓮喝下去了，我的兒子，差，差點叫他們斬啦！別人都說我命好八字好……。」

“Oh my”！她突然跳起。但區長老娘一聲高似一聲地說着她的：

「我是對得起革命囉，我替革命養，養了一個好兒子，如今我享享福了，我是沒有白享，白享革命的福啊！」

「哼，你也懂革命？」

「咱，咱個不懂嗎？你們外頭人，舒舒服服，沒吃過苦。苦黃蓮，才真的不懂呢！」

「哼，這話誰教你說的？」

「誰教我？」

區長娘瓦片一放，響響地拍了記手巴掌說：

「喔呀，我，我要誰教？區長兒子的命還是我救出來的呢。我跟他們放的哨，那會子不是我，他們就全叫反動派斬啦！我是，我是沒有白享革命的福啊！」

陽光裏，一陣微風，吹起區長老娘頭上的白髮，那麼驕傲飄動發閃。由於陽光的強度，那一絲絲耀眼的銀髮，落在這女客眼裏，彷彿千萬個針頭在刺着她，使她眼球發痛，不能不側過臉去，且急急退到屋子中央，那背陽的地方，這才使她感到一陣清涼。但由於視覺的習慣，驟然來到這背陽地方，她睜大的眼睛裏，四面一片可怕的漆黑。這難道是夢？她可怕地問自己？不，這是一個嚴厲的懲罰！南京車子這時候還不派來，沒有一個人能真心理解她，簡直誰都想懲罰她，把她丟在這荒涼的路上，要她活受罪！什麼徐大姐，剛才的電話不明明是她接的嗎？喔，別提了，那口氣，那語調，以及那清楚的音波啊，還不够明顯嗎？所以，這就是囉！

她挺立在空落落的屋中央。這條杏黃色的綢圍巾，怪不聽話地亂飄亂舞。她突然爆炸似的發出一陣響亮的連續英語，她咒罵一切，過去的，未來的，個人的，以及下窗口的老女人也在內，顯然誰都在懲罰她，誰都在懲罰她，她要記着這一切，她決不饒恕這一切可怕的懲罰！

可是她那連續不息氣的洋話，終於被突然進來的區長太太打斷了。她雙手捧着一碗酒釀荷包蛋，輕輕送到她面前說：

「請趁熱吃吧，鄉里真沒有好東西，你剛才一碗飯也沒吃呢！」

她猛地一怔，深深地望着對方，然後說：

「好，謝謝你，請放在那邊檯上去。」

下窗口的區長老娘，也站了起來性急地說：

「啊呀，吃就快吃囉，一點鄉下東西！」

「好，謝謝你。」

「什麼好謝的嘛？雞，雞蛋一冷就腥氣。」

在四隻催促的眼光裏，她從容地走去。可是門裏一聲叫，年輕司機滿頭大汗地闖進來。

『報告陸會長，南京車子到了，』

『啊？』

『南京車子放來了，徐同志剛在附近縣份參加一個大會，她說本來也早就想來看看這裏的墾地情形，等會她就在公路等您。』

『啊，徐太姐親自來的？』

『是的，徐同志說如果您高興，今天大家就留在這邊，明天早她陪您去參觀別區的審場建設。』

『那倒不必了，』

她尊嚴地理着鬢邊的一簇鬚髮，以一種響亮的激動的嗓音說：

『真虧徐大姐想的週到！好吧，我也去看看這面的墾地情形。』

『呃，呃，雞蛋吃了去嘛！』

區長老娘巴巴地趕上來。女客擺擺手，表示謝意。她突然望司機，似乎想起什麼，但圍巾一飄，她終於走了出去。

區政府外，一片金色陽光，在海藍的天空下發閃。陸會長望着遠遠一抹青山，『啊，美麗的！』她發出一個激動而響亮的贊嘆，於是踏着輕快的脚步，穿過那綠色的田野去。

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稿

騾夫丁大福

—

今天，丁大福打定主意不去山主人家吃飯了。他說：「那是個金碗，也不能再端啦！」

他坐在陰冷的騾槽屋裏，修着一個斷了齒的草鞋耙。十多天前給人打傷的膀子，還在酸痛，他不時停手，眼望着空了的騾槽，胡思亂想。

他是竹園村出名忠厚的老騾夫。他在這裏幹了十二年，沒有換過一次東家。別個趕牲口的，早已十二三擔穀子一年了，他卻始終是個六擔半。他常說這年頭不餓死就好囉，今天不知明天，別人都有別人的指望。他老夫妻兩個，卻是身後光光，貓狗也沒有一條啊！

他原是百多里外的北鄉人，也曾經有過一個兒子，養到六歲，逃荒來到這村子前，在路上三塊洋錢賣了。這使丁大福一直悔恨到如今，他早知當初再逃三十里地，也就能在這竹園村地方安下命來，他是死也不能把這塊肉送給人家的。十二年來，丁大福心裏不知出了多少眼淚，真是說話的聲音也響不過別人，還跟別人去高低個什麼呢？爲此，丁大福的老實好欺，也就在竹園村出了名。

但儘管這樣，倒霉的事情還是尋到他丁大福。十多天前，臘月十二，人家山戶早歇手啦，只有他的東家，女寡婦當朝的可樣樣各異。臘月十二還叫他上山駝貨，這就撞着了軍隊。那些短命的炮灰，哪個個打仗的軍隊啊，兩句話不對頭，拳頭槍柄打得丁大福滾下山坡，他的青梢驛，就這樣丟了。這怪誰？怪得他丁大福？

可是回到竹園村來，女山主早已聽到風聲，候在門口等着他。她要看看丁大福到底傷得重不重，還該不該讓他進門？就是對面的驛槽屋也一樣。丁大福一見女東家，心裏激動，死命把身體在牆上靠着，爲了安東家的心，他小聲地搶先說了：

「還好，東家娘，就是這膀子有一點，有一點。」

「喔呀，我還以為要犯人命呢！」

女東家的臉色全變了。丁大福聽了這話也呆住了。村裏人都攏着來看，女山卜亮開喉嚨一清二楚的告訴大家說：

『還好？他趕騾子的到說得輕鬆！不過大家看見的，丁大福是好好的回來啦！』
最後她對丁大福一句話：

「你得要有個交待給我啵！」

「那，那，」

丁大福十分氣急，腦門裏別別作響，他抬頭望山主，終於說：

「那，那是在你東家自己的山場裏啊！」

「哇，那倒是我該山場的不是啦。想不到你丁大福，土灰蛇咬人又毒又兇哩！」
她確是沒有想到這老鬼丁大福，居然會回她的口。她的所謂「交待」，也不過是先發制人，免得了大福詐死圖賴；賴在她的地方趕不走。她聽到青梢騾丟了，這就拿定了主意要丁大福滾蛋。

『丁大福，你說，山場是死的，你的人可是活的呀！你說，你究竟管的那一門？』

『刀兵的事情他丁大福管得着？』

看的人都在替丁大福抱不平，丁大福自己可什麼也沒有說。而且幾天之後，他還自告奮勇去打聽過有沒有便宜當口，好讓他東家在年前煞個價，添上新牲口。

『喔呀，嘿！』昨天女東家一知道，揀着丁大福和田場伙計們吃飯時候，她把最後的言語拉出來了。她是出名能幹會說話，大事小事，都喜歡繞上幾個圈兒，也是她管理家財的本領，弄得上下三等服服貼貼，找不到她一絲差錯。她從青梢驛說到丁大福，她說別人總以為她貪拾便宜貨，其實她是譬如行好事，這條過了年紀的青梢驛，她雖說早想脫手賣出，只是鬼要嘛！

『丁大福你替我想，柴草也幾十萬一擔啦，人家難道少着這條老貨去擺樣？』

丁大福正塞着一大口飯在嘴裏，想着女主人的話，半天嚥不下。

『這叫人嫌鬼不要！丁大福啊，那是瞞不過你的，這匹瘟棺材吞起糠皮豆餅

來，不說叫年紀老了，就少這麼一頓半餐啊！」

丁大福心裏一麻，不敢望同桌的人，想狠命嚥下飯去，好回她的話。可是一陣厲害的咳嗆，使他嚥下的飯粒，重又帶着血絲噴散在桌子上。他放碗站起，一壁噲，一壁說：

「本，本來，那，那有牲口掛起肚子跟你用嘛！」

「那自然，反正肚裏袋着別人的，又掛起它做什麼呀？你丁大福也已經不是從前啦，我們好來好去，到年也不過六天，六天裏，苦茶苦飯聽便就是！」

「好吧，好吧。」

丁大福急氣直喘地走出去，七八個人的眼睛望着他。他原是個駝背，這時更僵縮得厲害。走到灶下門口，女主人可又一聲叫住他：

「怎麼，不吃飽飯要緊上那去呀？」

「飽啦。飽啦。」

丁大福沒有回頭，拖着浮動的脚步走出山主的大門。

他回來躺在這驟槽屋裏，死了一樣的沒有出過聲。他老女人問他也不開腔。他不時看見噴在東家桌上那帶着血絲的飯粒，夜裏也幾次的坐起，睡不着啊。……十二年不算短了，可是也眼睛一霎就這麼過啦。頭頂別人，腳踏別人，自己什麼也沒有，這屋子，也是她山主人家的啊！幾天過年了，過了這幾天，老夫妻兩個望那裏走啊？

「人嫌鬼不要」，這年頭，有錢該地的全是一個爐門裏出來的。前幾年，他在女山主那裏實在熬不下，也曾經想換個東家幹幹，可是沒有一家說得上。不是嫌他年老力衰，便是說他沒根沒底，一朝有什麼長短，連個送處也沒有。

「我拿他的娘唉！」

丁大福想着想着，罵出了一聲。他也不知是罵的那個。他摸摸手上這沒出息的活兒，早十年的話，他才餓死也不幹呢！拿他的娘啊！

丁大福提起斧頭，用力往草鞋耙上一釘，「荷」！沒想到那條叫炮灰們打傷的膀子，忽然一陣劇痛，傢伙掉到地上，他火星四射的跳起來。

門邊屋角裏，兩隻灰白的眼睛睜開望着他。那是他坐着病下了半年多的老女人，她拉了幾拉嘴，響出一個聲音說：

『大福子啊，我們怎麼得了哇！』

外面飄大雪。整個竹園村死靜的。像被它壓了下去。

二

第二天，病着的老女人沒起牀。這是大福子的意思：下雪天好人也難當，病了這久，也該歇歇，有他在家，要她浮起來搞鬼嘛？

竹園村向來消息靈通，這事山主人家一知道，以為丁大福老婆的病落牀了，便叫管賬的過來，踏定脚跟要丁大福出屋讓地方。丁大福憤憤地說：

『沒有這道理，年盡月沒到，我是她用的長年嘛！』

管賬的可道理更充足，他說：

『長年短年全屁話！你已經不吃她的飯，她也跟你拍灰塵算了賬，一斗七穀

子，昨天拿過來了吧？我看你還是識相一點好。」

「唉，先生你看——」

丁大福兩手一攤：

「病的病，傷的傷，外面這麼大的雪，等她的新長年來了不遲嘛！」

「哼，等得到新長年來，她還叫我來嚙白？」

「那末你看嘛，人心肉做的，不礙她的事呀！」

「我的話說到了邊，丁大福，你不要自肚皮打官司，她的脾胃你還不知道？」

管賬的走出去，丁大福追到雪地裏。

「先生，我求你捎個邊，天場下來嘛，也得等我女人的病好一點呀！」

管賬的弓在傘裏不開腔，丁大福直追到山主人家的牆門口，望着他進去了，還在熱心熱肺的說：

「先生幫幫落難人的忙啊！」

管賬的望望他，進去了。

他回到驛槽屋裏，看見老女人坐起在舖上，一把乾葱樣的頭髮，掛在她醬黃瓜似的臉上。丁大福腳一跳，指着她吼：

「你不睏尋死嘛？」

「要睏得住的啊，大福子！」

「睏下，別見鬼！」

「後來，他，他先生怎麼說的呀？」

「沒有什麼，說到省裏府裏去，年盡月沒到，她能細出我屋子去？」

「可是不到一筒煙，管賑的又來了，他沒進屋子，對着門邊的一線窗說：

『丁大福別做夢嘍！我看還是暫爲找個地方落腳吧。』

『找得着，我還定要挨在這地方？』

丁大福一口氣沈到喉嚨裏，再要說什麼的時候，窗外的人已經不見了。雪花又在飄進來。

河邊上栽樹啊！河邊上栽樹啊！丁大福坐身不住，他站起，在這棺材大的驛槽

屋裏，旋來旋去，不知要做什麼，想想，還是來推他的草鞋了。

老女人躺在他旁邊的舖上，睜大灰白的眼睛，不時停停地望着他。

『大福子啊，人老珠黃不值錢哪！要是阿松，我們的阿松娃兒在這裏，板漢樣的小伙子啦，別人還欺得嘛？』

『儘說這個有烏用！』

這是犯忌的，十二年來，丁大福想兒子，只是肚皮裏出眼淚，老女人說長話短，他就硬是不答腔。他罵過她，自己有福氣會落到別人手裏嘛？

『我苦命的兒啊！』

大福子悶着頭，又一雙草鞋出手了，丟在老女人破被上。老女人伸出雞爪樣的手抓起它，望望，望望，忽然又掛下兩條眼淚說：

『呃，大福子啊，我想，我想，』

『想就說嘛！』

『我想跟我們阿松娃兒打雙破布草鞋啊，穿起來幾暖幾輕俏的，我有料呀——』

啊啲，說到阿松你就不響啦，你們真是鐵心肝！」

「他沒有他娘老子料理嘛？」

「他娘老子？肚皮裏袋過他？我說，我說，啊啲？我不說啦！三塊洋錢啊，天在頭上地在底下，三塊洋錢嘛，都是你啊，都是你啲！」

「我？你×嘴會說，不是你去引別個來看的嘛？」

丁大福抖着手，老女人在喘氣，他們的眼睛裏，同時出現了十二年前的阿松娃兒。

娃兒精出條條的小身體上，穿着一個肚臍眼也蓋不週旋的紅兜肚。沒日沒夜的挨餓跑路，六歲娃兒，爛東瓜樣站不起，坐在籬筐裏，挑在他老子肩膀上。回頭，早沒有了路，家鄉三次水淹，一連二十幾個村子沒有露頂；往前走嘛，棺材口上的日子呀，那些沒有受災的人是幾兇狠的啊！街鎮不許停，村坊不准挨，趕來趕去，趕鬼一樣，幾百人同路出來，幾陣一趕，東零西散的飄開了。爲着留條命根子啊，阿松娃兒實在不像啦！做娘的沿門哭告，雙橋鎮上一家該出該地又開店舖的大人

家，走出一個當家的來看了，眇眇看看，他伸起三個指頭，說是三塊錢賣跟他，做兒子。丁大福一口答應，還在賣紙上打了手墨印，這就把睡着的阿松，抱出蘿筐給他們收進去了。

「呃，別提啦，儘說他做什麼嘛？眼門前的事也管不下！」

丁大福望着鼻涕眼淚的老女人，原想咒她一陣，不是她，別個就出來看啦嘛？可是一吐氣，眼門前的事，卻在火燒眉毛呢！

「眼門前是眼門前啊！他可不是我肚皮裏袋的嘛？打雙破布鞋暖暖娃兒的腳，天地良心啊，他是我肚皮裏痛出來的嘛！」

老女人硬起喉嚨說，眼停停的望着大福子。大福子默了一陣，他說：

「好吧，不知你的鬼料還牢不牢啊？」

「什麼不牢嘛？」

老女人一陣動，爬下牀來，在她破籬筐裏摸着摸着，突然氣咻咻的說：

「啊啲，怎麼拿跟他嘛？」

大福子早說過，人家是落下紙筆的，一刀做兩段，他的街上也不准走，抓起了要聽他們辦的啊！

『怎麼拿跟他嘛？他要不出來呢？』

『等着他啦嘛，儘嚙個屁！』

十二年裏，丁大福幾乎沒有一年不偷偷去看阿松，只是東一關，西一關，路路的關難，是沒有人知道的啊！常常，整整的天早等到天黑，影子也不見。回來東家尋事，老女人還說他不肯說。十二個年頭裏，丁大福摸心說一句，只見過阿松三回面，苦娃兒，死不放手要跟他走，丁大福心裏一陣火燒一陣冰，硬起頭皮連竹園村三個字也不敢告訴他，不是怕別人抓起送板房，剝肉醬，只怪自己不該賣了他，賣出跟別人，別的人了。他丁大福不能做二心的事啊！

『那可要拿跟他的啊！』

『不拿跟他還去賣掉嘛？』

『對啦，』

老女人一笑，比哭還難看，她說：

『這就像娃兒的老子啦嘛！』

丁大福抖去滿身的碎草，心裏回應她：

『什麼不像老子嘛？』

十二年來，這對苦難的老夫妻，幾乎還是第一次這麼融洽過。可是左近人家一陣鞭炮響的時候，老女人忽然又坐起了，睜大兩隻可怕的眼睛，像是清醒，又像是糊塗，炮聲響過好一陣，人家在送灶啦！她哇地一聲哭出來。

『大福子啊，大福子！』

『見了鬼嘛？』

大福子踢着板橙跳起來。

『不呀，他們有錢人的心狠呢，跟她做了十二年，十二年，讓我去，讓我去！』

老女人瘋了似的要撲出去，丁大福一把拖，她跌倒在地上了。臉上抽搐，眼光發紅，她揪住大福子，睜大兩個眼睛說：

「我們苦了一輩子，連個歇處也沒有！還做得了人？還做得了人？你要告訴告訴阿松，他是我們親生的肉啊！叫他知道他娘老子，他的娘老子……」

幾個時辰下來，老女人眼睛落了塘。

當天夜晚，丁大福把阿松的鞋子打好，就悶頭悶腦的睡了。平時東想西想睡不着，今夜可碰着了鬼，一栽下頭，便死人樣沒有了數。直到老女人大咳大喘的叫他，他才驚醒，跳起來一望，什麼，那還像個屋子？風天風地，野豁豁的完全變成荒坟了。草舖上一伸下手，便摸着結冰的牛池塘，前面白茫茫地一片，雪後的山頭也望得清清楚楚。已經爬不起來的老女人，縮成一團，全像躺在雪窩裏。

「啊，你們的心啊！」

丁大福立刻明白，那是屋後的「寨條」給人捲走了。這面原是一堵泥牆，年久失修，今年黃梅倒了之後，由東家用晒穀的「寨條」來圍上代替的。

「啊，你們的心啊！」

丁大福開門衝出去，站在曠場雪地上，望着山主人家的黑高屋，他透不上氣，

渾身發抖，搥看胸脯吼：

「殺人的走出來！殺人的走出來！」

三

五天後，丁大福一個人在山路上走着。

他老女人死了。剛才村裏人幫忙他，埋在這山腳下的亂墳堆裏。他在墳邊坐了很久，站起望望它，插上一塊缸片做做記認，他走上這山路來了。

老女人臨死前，滿頭大汗，一口氣抽上抽下，眼睛停在大福子臉上，手指指着驟槽屋的屋柱，屋柱上掛着阿松娃兒的一雙布草鞋。丁大福含着眼淚把它取下，拿到老女人面前，揣進懷裏，他說：

「你放心去吧，我會拿跟他的。」

老女人一陣抽，仰過頭去，和大福子分手了。

丁大福走上半山，緊一緊腰帶，撲撲懷裏的鞋子，他恨不得飛過這重大山，快

點見到他娃兒阿松。這是去到雙橋鎮的一條小路，上十三，下十四，山高路陡，憑什麼急事，都要歇幾歇才能翻過它的背去。在離山頂四里的一所破廟前，丁大福喘着大氣，在兩個挑炭夫的旁邊也歇下了。他剛坐下，一個挑炭夫問他：

「老人家借個火！」

「沒，沒有帶。」

丁大福一開腔，眼淚就跟着爆出。走了這多路，好像這時候他才真的記起老女人的死，眼淚不住的往下掛。一張蘆屏裹着老女人，他想起了，腳還露在外頭呢！究竟什麼鬼病嘛？一點也沒有料理她，不聲不響的去了，她是給人害死的啊！

「唉，你老人家上那去嗎？」

丁大福一口氣硬在喉嚨裏，響不出聲。

「從那裏來的嘛，這大天早？」

「你，你們不知道啊！」

丁大福望望那兩個人，像遇着了什麼親人。他爆起着腦額上的筋，要把心裏的

苦處吐出來，可是嘴唇抖了一陣，不知打那裏說起啊！他活到五十九歲，好像這時才摸到自己的心底，塞死着那一大堆說不出的苦，他往廟門上一靠，眼前一片昏黃，人就像要沉下去。要不是別個起路叫了他，他不知什麼時候才爬得過這重山去呢！

太陽兩竿來高，雙橋鎮已經在他面前了。他一望見鎮中心那隻高起的大鐘樓，脚步忽地的輕了起來。很快的一霎間，他也像孩子似的用出奇的眼光望望鐘樓頂，這鬼樓，怎麼爬上去的啊！鐘樓底下就是何順昌店鋪了，阿松娃兒啊！丁大福心裏一陣爬，他氣急匆匆的過了橋。

走不幾步，街上一陣鑼鼓夾鞭炮，在丁大福耳邊廂震開了。今朝是年初三，他眼花撩亂地想。大羣人擠着他，他也擠着人，忽然有人把他一推——

『老狗，不帶眼睛嗎？』

丁大福定神一看，一隻紙紮大鳳凰，歇起在他頭頂上，他原來踩着了搗鳳凰人的脚。

「對，對不起！」

那人並沒望他，拉開着嘴巴，幫前面一羣敲鑼鼓的人在唱。丁大福注意人堆裏的人，年輕人都愛看的啊！確是的，一霎時街上不知擁上多少人，丁大福緊緊的跟着，猴來猴去的望，他忽然「荷」地一聲，抖着手，望着一個從東街頭跑來的後生人。後生人嘴上唱着，手裏舞起一支點着的香，跑着唱着，將近丁大福十多來步的時候，丁大福抖着的手，軟軟地垂下了。啊，不是他，不是他！

「人家都出來看哩！」

丁大福抹着一把冷鼻涕，心裏焦。

街上店舖沒有下排門，丁大福一時認不出何順昌的店樣來，直到有人喊。

「何順昌好大的駕馬，鳳凰到了門也不露縫嗎？」

呵呵！這一喊，把丁大福喊醒了。原來他正是站在何順昌的石階下。一眼望，排門閉得緊緊，真個縫也不吐一絲。他摸摸靠邊的一條排門，好結實啊，總有三十來斤吧？阿松說過，他不管店，可不是，這大把排門要卸下它，阿松這體子那吃得

消啊！他不知不覺的在剝着貼牢在上面的一塊爛膏藥。突然一串點着的火炮，咄咄地正丟在他腳上，他一跳，看見第三四塊的排門上，張開一個小方洞，敲鑼的用鑼在接着裏面丟出的幾張爛鈔票，他也想猴上去望的時候，骨一聲響，小方洞沒有了。

丁大福呆着，鳳凰也唱遠了，別家開過一下的店門也關上了，他還站在那石階下，想着門裏的人。

『好娃兒，眼也不出來露，到底吃着別人的飯呢！』
慢慢，他轉到店屋旁邊，從一條水弄堂裏走出去。這條路，他是閉着眼睛也摸得着的。沿河走不幾步，他在年年來到河埠上坐着了。

那是燒飯時候，埠上幾條小棚棚船，有一條在出煙了。埠頭上也不斷有人下來掏米挑水的，只是不見他的阿松。

許久過去，靜靜的河埠上，下來一個挑水的孩子。人細水桶粗，就像三四年前的阿松一樣。丁大福出神地望着他。他一口氣挽滿兩桶水，臉孔漲得發紫，還是幾

回都上不上肩。丁大福替他着急，忽然說：

『你一桶一桶的來嘛。』

『關你的屁事，』

水裏的孩子牙齒一咬：

『老子不曉得一桶一桶的來嗎？』

『來，我幫你嘛！』

丁大福伸出手去，那孩子可已經強上了河埠，丁大福一路望着他，好容易挨上那浜岸，他才鬆了一口氣。

太陽也偏西了，丁大福還是石頭人似的坐着不動。小棚船裏的人都給他望到怕起來，一個跟他差不多年老的人，從棚棚裏伸出頭來問他說：

『喂，你在這裏等什麼嘛？』

丁大福猛一震，慌亂地說：

『沒，沒等什麼，等個人。』

『你等什麼人嘛？』

『沒，沒等什麼人。』

丁大福望望他，一步一幌的走上河浜去。沿河浜就是何順昌的大菜園，園門關着，可望得見裏面的後門是開着的。他在籬笆縫裏移來移去的望着裏面，阿松，阿松啊！他直想放大喉嚨叫。

『他在做什麼嘛？』

丁大福心焦發泡，眼睛也花了，正想找塊石頭坐坐，一隻大花狗，噙着衝到菜園裏，跳起跳倒，隔着籬笆只恨咬他不着。丁大福正想回下河埠，一個大聲可喝住了他。

『那一個？』

人影箭似的向他射來，那是何順昌老板。他來不及躲，心慌兩手一鬆，滾下河浜去了。

『賊，再逃開槍打死你！』

何順昌老板，一座塔樣的站起来在高高的浜岸上，手槍對着半個身體落在河裏的丁大福。地方不靖，何老板早就弄會了槍，家裏有五六支長的，身上終年塞着這支自衛短貨，動不動要從褲袋裏拉出來。

丁大福在下面望着他，一下，全身的力氣垮了。

「爬上來！賊！你要等我開槍不是嗎？」

丁大福滿身打抖，爬起又落下，爬起又落下，完啦，完啦，他心裏不住的叫。好一陣他爬上浜岸了，望着那塔樣的人，雙膝一軟，跪在地上。

「何，何老板，我，我，我是丁大福。」

「丁大福？」

「丁大福。」

「逃荒的丁大福？」

「是，何老板，我叫丁大福，我的娃兒叫阿松。」

「好，丁大福！」

塔樣的人一震，一手抓起了大福的頸頸，使他的鬚子朝天，拍拍兩記耳光。

『丁大福，好，我正要找你，原來就是你在引這小鬼的！』

小鬼是指的阿松。他進了何家的大門，十二年裏從小磨推到大磨，黑夜轉到雞鳴。他的日子就在磨上磨着。何順昌多了一個他，舖裏就多做一个早市的豆腐，生意很好。可是磨上的日子，一條牲口也拖不起十二年啊！他想他的爺娘，他也恨他的爺娘，爺娘狠心把他賣在這地方！可是他更恨的，是那走不盡的路，推不完的磨，十二年裏，他狠狠的逃過五次，最後一次，是何順昌老板親自帶着傢伙趕回來的，現在被他們鎖在草間裏，整整九天沒有開過門。

『你說，你來過這裏幾回？』

『呃，何老板，頭，頭一回啊！』

『嘿，你在我面上畫符？跟我來！』

『何，何老板，我，我是來，』

丁大福又跪了下去。偏西的陽光裏，他打橫在浜岸上的影子搖搖動的抖，他一

手去撲懷裏的布草鞋。

『我是送鞋跟阿松的啊，他，他老娘死，死了……』

『什麼，你烏嘴噴的什麼？給我滾進去！』

他一把拖，丁大福跌進他菜園裏去了。

何老板引着他，他一步一挨的跟着走，單褲溼淋淋的貼在木了的腿上快結冰了。他的頭低到不能再低，他忽然害怕娃兒阿松看見他，死吧，就這麼死了吧，他不害怕什麼鬼槍了。可是何老板的槍已經收起，他把丁大福引到菜園角裏，一聲叫，他站住了。他兩手撩起皮袍，向腰板裏一塞，抓起一把長長的料勺，往毛坑裏一淘，挽起一滿勺糞在丁大福面前地上一擺，他跳開兩步吼：

『吃了它，吃了它再說話！』

『老板，我求你，你一槍打死我吧！你一槍打死我吧！』

丁大福抖開兩個拳頭，左近草間裏，傳出一陣可怕的叫聲，是阿松。丁大福一陣暈，栽倒在地上了。

四

當天夜裏，丁大福二次醒來，他還是被人綁在那園裏的一顆桑樹上。天空黑黑，什麼也不見。滿園的風聲像鬼一樣叫。

『沒有死嘛？還沒有死嘛？』

他問自己。僵硬的身體一時不能回答他。做了鬼，也不能讓他見一見阿松嘛？阿松，阿松啊，也給他們吊着的吧？他叫的聲音，他叫的聲音，不像人啊！

丁大福綁在這桑樹上，沒有昏去的時候，他一直都聽見阿松呼叫的聲音。聽着這搖心肝的聲音，他巴望自己快一點死，可又不願死。不死，不能死，死了太便宜他們啦！三塊錢，他們要買兩條命嘛？

丁大福這一陣，狠命睜起眼睛，不讓自己昏過去，他要活！然而可怕風聲裏，他已經聽不見阿松的叫聲。遠遠裏，狗在叫，遠遠裏，好像他的老女人在哭。你呀，你呀，你到脚一伸，什麼都不見啦。我的阿松啊！丁大福頸頸一軟，他又什麼

都不能想了。

三更邊，突然有人推他，他一幌動，猛的倒在這桑樹地上了。一個急促的聲音在他耳邊廂說：

『帶你的兒子逃命去吧！』

那是一個做粗人的聲音，丁大福半夢半醒地揪住了他。他是何順昌的山場伙計，日裏主人逼着他綁起了大福，這不是人幹的事情！他熬忍不住，好容易到這時候，他先撬開阿松的草間門，把阿松說清楚，再來料理丁大福。

『哦，哦，』

丁大福連透兩口氣。

『那，那，我的阿松呢？』

『他就來啦！』

丁大福好容易站起了，他有生以來沒有這麼清楚過，他是活着，活着站在這地上。

園角裏門聲一響，四隻眼睛焦急地望着黑暗的前面。突然一團點黑影，帶着哼聲近來了，一個人從地上飛快地滾過來。他的一條腿，九天前，被追他的何順昌老板用槍打斷了骨頭。

「啊，阿松！」

丁大福僵硬的身體撲下去。

天亮時候，丁大福背着阿松，老牛樣喘着，離開雙橋鎮，已經九里來地了。他們在一個山坡上歇下來，丁大福抖着嗓子說：

「阿松啊，記着這些忘八蛋！唉，我們走那去嘛？」

「活着怕沒有路走嘛？」

阿松靠在丁大福懷裏，亮起眼睛望着前面。

一片透土的陽光，照着這山坡，也照着這山坡上的兩個人。

三十七年七月十日

從刀鋒的缺口下來

杜亞南，江西人。抗戰第二年上半年我認識他。他路過金華去皖南，還在我家歇了一夜。

坐牢太久的緣故，他不到三十年紀，頭髮已經稀落，臉色醬黃，說話聲氣不大，偶而也會講幾句笑話。抗戰開始，他才從牢裏出來，在東南曾經編過一度青年刊物，我知道他名字，比認識他的人早，但自從那次認識以後，就很少知道他消息。有人說他在皖南事變中犧牲了，也有人說他又坐了牢，到底死了還是活着，我始終沒有搞清楚。

最近有一天夜裏，我從九龍回來，在渡輪上，忽然遇見了他。起先大家不敢招呼，他望我，我也望過他，好像有點面熟，可想不到那裏見過，也許並沒有見過他。他穿着一件破爛不堪的棉大衣，裏面是件老土布襯衫，領很高，且有很長一段

脫了線。一雙棉鞋，半牆是乾巴的泥跡，他有一把雨傘和一隻小籐包，我想他准是剛從內地來，冒險招呼一下吧，看他認不認識我？可是輪船已經攏碼頭，他也急急站起，離開了座位。我有意跟在他後面，果然，他又回頭來望我了，十分惶恐不安的樣子。我忍不住問：

『這位先生我們好像那裏見過？』

『啊！可不是？』

一聽我口音，他跳起來了，很快握住我的手。

『好極了，好極了，我是杜亞南，想不到真就是你！』

過度興奮，使他聲音響得發尖。他確是剛從混亂的蔣管區來，人地生疏，言語又不通，火車上一下來，走頭無路，在尖沙嘴呆了不知道多久，他才弄清楚那裏原來就是過海的碼頭，於是就過海了。至於過了海該怎麼走，他就完全茫然。

『真是巧極了！』

我也着實替他高興，在人堆裏大叫起來。

一回到我家裏，我們亮開着喉嚨談了起來。算一算，我們整整離開了十年。十年，他等於過了幾次人生，重重的關難，一次次死的磨折，他完全變了樣子。我細看他面形，從前還有張方臉，如今卻成了尖銳的三角形；從前是醬黃的臉色，如今卻像一件穿舊了的褪色衣服，淡淡的，什麼顏色也說不上。只見濃黑的眉毛，比以前更濃更黑，眼眶骨突露得很清楚。

他確是皖南事變中被捕的，關在上饒集中營裏。據說因為他「頑固」，他站過鐵籠，灌過水，但沒有轉化他的「頑固」，使他更「頑固」。他沒有一個時候不想衝出來，回到革命隊伍中，回到毛主席的懷抱裏。他說到這裏，眼光閃閃，一顆眼淚掉了下來。

日本鬼子打江西，劊子手的集中營搬家了，路過赤石，他們爆發了百多人的赤石暴動，他也終於衝出來了。敵人追擊，一個同志受傷，爲了救他，他跌到小溝裏，差點折斷了腿。結果，他掉隊了。

掉隊後，他孤單地一個，十幾天來，野人一樣，逗來逗去，逗不出敵人的警戒

網。幸好有個農民幫助他，他弄到一身破衣褲，遮住了身體，這才決定找反動隊伍作掩護，說是其他番號掉隊的病兵。居然混進了，不久，還升了上士文書。幾個月後，他溜了。照樣在另外地方又找上反動隊伍，不多久，又溜了。前後一共溜了三次，最後一傢伙，他到了浙江雲和，找上自己人。

可是跟接着來的，一場重病磨倒了他。一病八個長月，最後吐血了，大量吐血。

「鬼病啊！」

他慘叫一聲，恨恨地搖頭。久長的年月裏，他當自己死了一樣的躺着，蠶豆葉的青汁水，不知喝了多少，據說那是士方子。慢慢也弄到了藥品，同志們苦吃省用幫助他，爲了他，一個同志還學會了射注……

「偉大的階級愛啊！」他激動地說。

就在同志們的愛護下，他終於又站得起了。這時抗戰早已結束，內戰也整整的進行了兩年。可是當地蔣管區的環境，一天惡化一天，敵人殺人如草，空前的白色恐怖下，同志們紛紛撤進自己地區。那是浙東游擊區。當時因他體力不夠，決定他

去上海，等交通，進解放區。

『可是狗蛋們！狗蛋們！』

他突然望着我，憤怒地吼叫起來。我胸口窒息，刺痛，不用說，我知道他又遭了國民黨毒手。

那就在去到上海的浙贛路火車上，他碰上了從前，上饒集中營的一條狗，肩膀一拍，他被抓住了。

完啦！他知道自己再沒有希望了！想不到整個勝利就在眼前，東北全部解決，濟南也正在我們的包圍中，而他竟在一霎眼間，做了敵人的俘虜。

他被押到南昌，他知道一切都會完得更快。那裏是他的故鄉，別說赤石的暴動案子，就是在當地，戰前他們就在通緝他。

他下車的時候，狠狠把南昌城望了幾眼，可很快，一條黑布紮住了他的眼睛。他心裏只是冷笑，狗蛋們死到臨頭，還要什麼威風啊！載他的汽車，一路狂叫，一路的狂奔亂竄，點把鐘光景，他被押進了一個極大的集中營。

「那是犯人們最後的死屋！」

他沉痛地望着說：

「活着進去，極少能活着出來，刑場就在集中營背後山下，一千多犯人在等着最後的處決！」

「那麼你？」我急急地問他。

「是的，會告訴你的——」

他吸煙，憤憤的噴了一口，從煙霧裏眼光閃閃地說：

「劊子手死到臨頭，也有發抖的一天！發抖呢，這些忘八蛋，一切都失了常態，連他們殺人的刀鋒也缺了口！缺口的刀鋒下，我偶然活出這條命！是的，你一定覺得很奇怪吧？」

「不！」

我斷然搖頭，心裏可急着要聽他詳細的遭遇。

「事情是這樣：」

他說。他關在集中營的三個多月裏，正是國民黨前線各路垮敗得最厲害的時候，南昌城裏，一片混亂，垮下的敗兵，到處亂搶，金圓券立刻成了公開的廢紙，僻靜的地方，白天也沒有人敢走路，據不斷進去的犯人告訴他們，儘管這樣，南京朝廷裏的狗蛋們，還是一批批往那裏撤，踏屋封房，鷄飛狗跳，謠言不斷像火箭一樣到處亂射。他打了一個比喻，說當時的情景，幾乎是一個炮仗就會把南昌城轟倒。

自然，這三個多月裏，最該死的也就是他們這虎口的一千多犯人了。夜夜提人開審，夜夜都有人被解決。瘋狂的屠殺開始了，在提審他的前三天夜裏，一次整整提了三十七個去，這來勢，誰都知道是什麼一回事了，當時全號子一片肅靜，悲痛的沉默啊，都在替受難的人，致送最後的悼念，分擔着他們最後一秒鐘的慘痛。可是黑夜沉沉，始終聽不到一下槍聲，原來，這三十七個人，一同被活埋了。據說是埋在山的那一邊。

他敘述到這裏，忽然臉向窗外，注視着星光的海面。好久，顎骨上的皮肉還在

搖動，兩片顴頰，紅得像火。咳嗽，一陣劇烈的咳嗽過去，他抹下嘴，摸着胸口說：『沒有什麼，這裏是經常痛的。好吧，說我的吧，集體活埋後的第三天夜裏，輪到我了。那是一次非常奇怪的審問！』

三個多月以來，這是他第一次被開審。因為誰都知道，劊子手的槍法已經大亂，所以儘管是第一次，也得做最後的準備，他破例穿上襪子，鞋帶縛得緊緊，從無數隻沒有聲音的眼睛前面走過，他進了一間刑具全備的審問室。審問他的劊子手，頭髮已經花白，事後知道他姓吳，過去十年內戰裏，他就在江西幹這行勾當。當時江西白區，是殺人最多的地方，所以他的地位非常重要，權力是通天的。

他一進門去，足足站了一刻鐘，那老狗不知低着頭在做什麼。當他聽到一種聲音，從燈光下向他細看的時候，原來他悶倒了頭在替自己修指甲。是的，一片尖硬的小東西，分明還射到他臉上，他憎惡地退下兩步，率性不望他。

好一陣過去，老狗蛋坐着的籐椅忽然一陣劇動，像被惡蛇咬了，要跳又跳不起的樣子，便把指甲刀往桌上狠狠一拍，吼着他旁邊的一條狗：『人，人呢，三〇七

九的人呢？」

這聲音可怕極了，他當時全身的汗毛，的的確確都豎了起來。他說他從沒有聽見過這樣的聲音，他所遇見的劊子手裏頭，也沒有。絕對不是人叫的，獸類之中也找不出相同的比喻，該說是僵屍吧，不過誰又聽見過僵屍的聲音呢？他困難地連連搖頭，總之，它尖銳的程度，只要有皮膚的地方，都會感到劇烈的刺痛，而心臟更是受不住的震動起來。可是要說他聲音的全部，着實還沒有那麼簡單，可怕的尖銳以外，還拖夾着使人反胃嘔吐的老痰聲，像癆病臨終那樣，總之這樣那樣，他說他依然沒法給我講得更詳細，他確是出了冷汗，第一次在劊子面前出冷汗。

直到另一條狗來踢了他，他才恢復思想的機能，這實在太奇怪了，他們進去了這麼久，原來他始終不知道，他究竟在幹什麼嘛？他當時來不及細想想燈光下，兩隻大眼睛正在逼視着他了，他覺得很有點頭暈，因為那兩隻眼睛，足有分把鐘沒有震動，他也照樣望着他，希望從那眼睛裏，知道他自已還能不能回到號子裏去。

老狗的臉色，非常難看，顯然在起着更可怕的變化。完了，他暗暗對自己說，

也許根本就不用再審了。

可是突然間，老狗蛋忽然揮下手，表示叫他的狗部下滾出去，狗部下很快退了出去，他於是冷笑一聲，開始問他：「你是杜永根？杜永根？」他一連問了五遍，聲音顯得愈來愈疲乏，他真不懂他什麼意思，問到第五遍上，不等他開腔，他便自己對自己說：「唔，杜永根就杜永根。」接着很快，命令他走過去，要看他的手。

這是他犯罪的鐵證，右手上短少一節小手指。特別是江西特務，沒有一個不知道。遠在江西紅軍還沒有長征前，他就在南昌幹地下工作，有一次，因機關破壞，他翻牆逃走，亂槍中打了他一節手指。後來大概是叛徒的告密，所以當時國民黨的通緝令上，除了他的面像以外，還特別提到他這個手指頭。

這顯然連他的老案也翻出來了。可是簡直使人不能相信，當他向他走去，且很快伸出那隻手來的時候，他似乎楞了一下，臉肉可怕的搖動，望也沒望，卻狠狠拍了下桌子說：「好，要死，要死容易，你這該死的東西」於是嘩嘩跳起，逼近他，連聲不絕的訓罵他，「奸匪」，「逃犯」，「小毛毛蟲」，翻來覆去，完全一口江

西土腔，聲音愈來愈難聽，也愈來愈不像話，滿頭大汗，筋都扛起了，突然聲音一變，罵得更兇更毒，可完全文不對題，罵着別人頭上去了，忽而南，忽而北，忽而滿口忘八蛋，仔細一聽，簡直等於在罵他自己。『唔，你，』最後他通的一跳，幾乎把他衝倒，破風箱一樣呼氣，逼到他臉上，震破腦門的尖聲吼：『你要死是不是？你這該死的東西！』眼睛盯着他，『你說，你說，』突然，狠狠劈了他一下耳光，嘴裏吼着：『滾！快給我滾出去！』

『他媽的×！』他回到號子裏，越想越想不通，對這些吃人的東西，他是向來不作任何幻夢的，但是荒唐的厲害呢，他沒有開過一句腔，這樣的審問究竟什麼意思？據號子裏一位老年的同志告訴他，這樣情形，案子無疑是很快就會結束，槍斃或是釋放，那就完全要看他的運氣。

據說那老狗近年來變得厲害，一忽兒這樣，一忽兒那樣，因為資格老，過去牌頭硬，又是那裏的重要頭子部下的狗蛋們，誰也不敢向他放一個屁，他高興那天來就那天來，不來也反正有人替得了他。他是出名喜歡用刑的，不知那時候起，他更

喜歡自己動手，打得別人鼻口流血，比什麼都過癮。最近來變得更厲害，喜怒無常，他們自己人背後罵他「老糊塗」。

不久的事，他硬幹幹掉他們自己的一條狗。事情鬧得很不小，這是他偶然從一條化裝在號子裏的狗特務嘴裏，親耳朵聽來的。那是爲了兩個鄉下女人，高支鄉下的，她們是兩姊妹，長得一毛一色，實在跟政治毫無關係，因爲那條狗向她們逼姦不成，就叫了十幾個青年軍，把她們綁到山上，輪流強姦，最後事情不得收場，便反告她們是重要奸探，而且有憑有據，於是也解到南昌來了。老狗一得報告，連夜自己來開審，可是審來審去，什麼也審不出，那兩姊妹早已逼打成招，絕口承認，只說快槍斃就是，快槍斃就是。老狗的性子來了，繼續三次用刑，三次都沒有口供，拖出去假槍斃，拖進來還是沒有口供，老狗當場氣得發抖，還昏了過去兩三分鐘。他根本不是要救她們，就是受不下這口氣，明知她們不是什麼奸探，卻偏要像十頑不化的奸探一樣跟他硬碰，這簡直是一個絕大的諷刺，所以幾天之內，他一口氣調出二十多條狗，狗特狗，狗特狗，一場狗特事情終於露了底，便一傢伙把高支的那條

淫棍狗蛋抓來幹掉了。而那一對姊妹，也出乎意外的很快被他莫名其妙的處決了。

據說這件事情以後，他連發了幾天奇怪的熱病，整天吊起喉嚨罵人，什麼人都不敢近他，好像會弄死他，最奇怪的，他稍一清醒，就說要錢，錢！錢！不是活人用的錢，他要陰界的錢，他不要冥票，一定要金錠銀錠，佛圖經卷這些。他寫了十次以上的遺囑，可全都給他自己撕了，據說其中有一個，他撕碎後，一口氣把它嚙爛，吞進肚子裏，誰也不知道他寫的什麼。總之鬧得一天星斗，差不多在南昌狗圈子裏的，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不知道。

從此，他變得更可怕，有時好幾天不來一次，有時深夜三四點鐘，忽然闖來了，立馬火炮要提人開審，審起來，沒頭沒腦，隨便打罵一通，生殺無定，鬼知道，他在審些什麼？所以那位年老的同志，一再告訴他，這完全要碰他自己的運氣了。

居然不出所料，第二天晚上，同樣的時間，又提名開審他了。他進去時候，那老狗正在給人通電話，聲音極低，五尺之外，已無法聽出他在說什麼，末了，他電話筒一放，十分疲憊地望着他，他說：「好吧，你來了。」他臉色發青，一隻手僵

在後腦下面，不知做什麼，始終可怕地僵着不動，也始終不拿下來。「好吧，你來了。」他重複說，且從頭到腳望了一眼，似乎疲憊得已經不能支持，但忽然吊起那老痰裏的尖聲說：「老實告訴你，杜永根，你，唔，你，」聲音帶着可怕的顫抖，他想了一想終於說：「好吧，你現在可以出去了。」

這一下，反使他心跳得十分厲害，因為根據隔夜那老同志的說法，這時，正是他最危險的一關了，他吃緊地朝他望着，注意他每一秒鐘的變化，說不定他那一隻僵硬的手，突然從後腦舉起的時候，也許他就會什麼都完蛋了。

是的，老狗的眼光始終還沒有離開他，帶着兇險的一閃，可怕的一閃啊，終於當他吐出一口老濃痰的時候，放是過去了。他僵僵身體站起來，好像做完一件大事，訓起臉孔望着他，好像是訓他自己的龜兒子一樣，「好吧，你可以出走了。」他鼻腔裏破風箱一樣呼氣，好像有很多的話要訓出來，可顯然，他聲音往喉嚨裏一沉，只模糊地告訴他說：「我住在大西門白菓巷三百零七號姓吳，高興的話，去看我。」

很快，他一出那房間，眼睛又被黑布紮住了，照樣又把他裝進汽車裏，狂亂竄了一小時光景，被人推了下來。他拉下布條一看，原來是條大街，因為他離開南昌快二十年，一時間昏天黑地什麼也弄不清，只是順着街道走，走來又走去，腦子裏開始有是數目了，他想到自己的家，他從沒有這樣激動，又這樣親切地想過他的家，可是他不敢回去，他這樣出來，絕對不會沒有「尾巴」，最後，他住進一家起碼的小旅店。

他開始考慮今後的行動。蔣管區不能再留，解放區一時進不去，所以只有決定來香港。這樣，又勢必要打通家裏的關係，至少幾天之內不能離開南昌，於是他立刻想到一個更嚴重的問題，要不要去看那老狗呢？他想而又想，不看他，一定會更壞，也很可能發生其他的意外，因為他根本還沒有離開老虎口，所以決定了，他決定去看他。

他的地方，他說他再記得也沒有，當年他們被破壞的機關，離他只有三個門牌。房子裏面的構造，他也始終記得，一廳兩房的三進大屋，有高牆天井，有人家

的天井裏，還有合抱粗的大樹。那裏很冷僻，離巷不遠就是當年殺人的刑場，走那裏過，心酸肉跳，至今還一樣不能透氣。

第二天下午三點鐘，他到了這三百零七號的鬼屋，確是鬼屋，頭進裏，破爛十敗，兜堂停起兩口大棺材；二進屋裏，算是見到了人，不消說，狗頭賊腦，向他七看八看，七問八問，看好問好之後，叫他等着。一刻多鐘，他出來引他到最後三進屋的樓上，在一塊掛下的黑色的厚門帘前面，停住了。表示已經到了這老狗的房門口，那個人悄悄的掀起門帘，走了進去，一忽兒出來了，哭喪着臉的樣子，向他搖手。

『怎麼，他不在嗎？』他奇怪地問他，他也很高興他不在，表示來過了，什麼都完了。

可是那個人生氣地告訴他：『你下去吧，他不見你了！』

『不是他叫我來的嗎？』

他故意表示很有誠意的樣子，可是他的脚步，已經到了樓梯上了。

但當他走完一半曲尺形的樓梯時保，上面又突然響開一個聲音，他還沒弄清這聲音的來源，帶他的人，可立刻扯扯他的衣服，表示叫他上去，因為那老狗又說要見他了。

「他媽的×！」他差不多鼻孔都冒火了，可是不能不重新回上去，他又到了那塊黑門帘的前面，他再望望那門帘，足有棺材板一樣厚，他莫名其妙的覺得背脊發冷。可是那門帘一掀，「哇！」一片陰黑洞洞，什麼也望不見，他剛吃下去的東西，一下冒到喉嚨口，他忍不住的想吐，裏面一股霉臭，不，不知什麼惡味，往他臉上直撲，他不由自主的退下兩步，可是那熟悉的老痰裏的尖聲，分明在叫他的名字了，意思是：「你進來好了，我向來就是這樣的。」

他自然只好進去。當他進去的時候，房間裏已亮一盞鬼火樣的電燈，好一陣，他才敢坐下，雖說是張講究的沙法，他可像坐在死人骨頭上一樣，拼命望着半空裏的那隻燈。

這硬是見了鬼，外面太陽好好，他可偏在那裏做「陰陽河」！難道屋子沒有

窗？他狠命替自己解釋，於是對不起，他的眼睛便就不客氣的向他四壁搜索起來，他弄清了，原來兩面都有窗，可是兩面的窗上，都照樣掛着黑門帘那樣的厚東西，一塊就在他旁邊，他又伸手摸了摸，一樣的，也有棺材板那樣的厚。

據老狗告訴他，他的眼睛見不得光，他十多年來一直就都是這樣。

他覺得這是活該！二十幾年來的黑夜劊子手，不知偷偷摸摸殺了多少人，喝了多少人的血。他以為江西解放之後，一定得替他定打一隻他所合心合意的黑籠子，叫他站在裏面，一千年，一萬年，不准他腐爛，讓大家博覽博覽，讓後代的子孫們也博覽博覽，永遠記得這人類的恥辱！

他跟他一共沒有談上十句話，很多的時候，他都在模糊的燈光下，看着他一次又一次的吸鼻煙，不然就神經地弄着他的指甲刀，他不懂他為什麼偏喜歡這兩樣東西，幾乎是交換着從大衣袋裏摸出塞進。不然，那隻僵硬的手，又莫名其妙的抓在後腦上，怎麼也不拿下來。他說他很想替他來個全身解剖，但可惜他沒有受過這一門。

最後，他到底還滿足地看到了他原形，因為他再也坐不住要出來的時候，他那隻僵硬的手還是放在後腦上，一路送他到門口，當他掀起門帘回頭望他時候，他張着大嘴，『呔』的打了一個大噴涕。多謝一路斜斜的陽光，更清楚的照出了他的原形，臉色死白，兩眼血紅，好像剛吃下人，冒在嘴邊的鮮血一樣，滿臉是可怕的毛孔，一個毛孔，起碼可以插進四根豬鬃，可怕！但是他心裏一點也不覺得害怕，他正想多看幾眼，江西解放的時候，好使這隻定打的黑籠子更加適合他的身材，站在裏頭，也使他格外的合心愜意。

他一路的敘述到裏，吃力地靠在椅子上望着我透了幾口氣，我以為他又耍咳嗽了，可是沒有，他而且很快的告訴我，他的話還沒有完。他說，最後當他跨下樓梯的時候，他幾乎一下就從那裏滾了下去。

「爲什麼？」我吃驚地問他。他笑了笑說：

「不爲什麼，他也並沒有用槍追擊我！」

那不過是當他正要跨下第三級樓梯時候，他背後的樓板上，突然嘩啦啦一跳，

那熟悉的聲音忽然又吼開了。他停住一聽，原來是吼他的老婆，總是爐裏的香火熄了。

「香火熄了？」什麼暗語吧？他制不住心頭大跳，但等他走完樓梯的時候，他完全明白了，而且清楚記起他剛才上去的時候，就在那中間的樓房裏，聞到一股刺鼻的香火味，順眼望去，果然，就在那中間壁上，正掛起一張嚇然龐大的佛像，佛像下面的長桌上，又不可思議地看見一隻磁質的立體觀音像，那是他們那裏的土產，無疑是定貨，他說是有我的寫字檯一樣高。他一路出來，他一路的被那對男女佛像驚異着，想不到還能在這殺人如麻的南昌城裏，吃到這麼旺盛的香火，而且是那麽樣的誠心至意。他覺得實在不可思議。

他忽然站起來，望我說：

「你來研究研究吧，也許你會有興趣！」

「我？爲什麼？我根本就沒有那時間！」

我認真地抗議他。不過我也還了他一個提議，倒是他幾時動手定打那隻黑籠的

時候，他務必通知我，天南地北我也一定會趕到的。說得他，連我自己，都一同大笑起來。

窗外，天已大亮，什麼都透明了。

三十八年三月於香港

結 親

一

元宵晚上，好月亮。

李春堂老爺一個人在家。家裏人都上街去看燈了。鳳山街的花燈是出名的，四鄉八鎮路遠點的，還特意雇船去看，這在一眼相望的大樹村，怎麼能不去呢？

可是爲了看燈，春堂老爺今年卻發了太太的脾氣，幸虧太太識相，從去和不去的僵局中，她作了一次在李府上從未有過的讓步，把媳婦、女兒、連同已經給長工老四搨出大門的孫兒阿寶，都重新叫進來，要大家把新衣服換了，手飾掛鎖之類也都去掉之後，老爺才勉強看報，不再暴跳。

但女人太太到底吃不起這個虧。臨走，她鬩了老爺一眼，心裏罵着：「做人

像你呀，早鑽進棺材好得多！」於是冷在一旁，等待老爺回戰。可是看報的老爺，動也沒動。她更氣，趁媳婦女兒還在廳上，呱呱一聲走去說：「你門戶可要當心哩！」

「門戶」兩字說得够用力。連忠厚的媳婦也笑了。她偷偷捏下姑娘的手，意思是：「這還用說嗎？老公公一天到夜就是「門戶」「門戶」的！」

姑娘沒有表示。她頂不滿意媽媽肚裏那種腳色，她是向來幫父親的。鳳山街的鑼鼓也響了。她焦急地催着：

「走啦，好走——又不走了！」

好容易出了門，女兒像要哭似的跟媽說：

「其實爸爸也沒有錯，要是看燈看燈，也像彭家橋鑽出新四軍，不是性命也逃不掉？」

「喔呀，新四軍，新四軍就吃人？真是有種像種，動不動拿這鬼名堂嚇人！活着好好的，真哪來這些鬼東西呀？以後記着，別跟我提，曉得吧？」

「哼，不提他就不來了？」

媽媽女兒，就這樣在路上接起火來。

年初一到如今，家裏確沒有一天太平過。初一夜裏，離這邊七里路的彭家橋，忽然鑽出三十多新四軍，說是捉狗腿！捉狗腿！這些狗腿，平時橫衝直撞，呼風喝雨，天沒他大。這一下，可走頭無路了。有一個已經躲進人家正在生孩子的血房，這人家一聽新四軍來拍門捉他，真是千載一時，一把將他從老娘婆背後拖出來，連聲說「宰了他！宰了他！地方够苦啦！」就這樣，不上兩枝香辰光，新四軍一傢伙捉出七條狗腿，當場拍拍拍，留下這七顆子彈和兩張佈告就跑了。自衛隊追到半路，又白白送命三條。這驚天動地的大事，一下轟開幾十里地面，各地都連夜有人報告到蘇浙皖邊區清剿指揮部，可是不到六十里的指揮部，足足過了兩天，才送下幾捆鬼畫符，上面寫着八個大字：「私藏奸匪格殺勿論」，要大家貼在門上。大家貼是貼了，只是有錢當公的人，始終哭笑不得，像吞着一顆炸彈在肚裏。

「嘿，指揮——部！」

這時正在廳上看報的李春堂老爺，剛把張四開縣報翻過身來，那一長串赫赫大字的指揮部，又神主牌樣的豎起在面前了。他恍惚看見神主牌的「公告」兩字，這就連報往茶几上一拍，跳起來，望着空裏幾隻明亮的琉璃燈，有氣無力地說：

「告什麼啊，兩年零三個月也告得差不多了吧？」

他來回踱步。清楚記得這個指揮部在這面成立了兩年零三個月，兩年零三個月裏，人確是殺過不少，只是山裏的新四軍汗毛也沒碰着他一根。

「人家日長夜大呢，他可連鷄毛也不派出一排——指揮部！」

春堂老爺心灰意冷的站在天井邊。高牆上已經有月亮，他感慨深長地望着它。

要指揮部派兵，在春堂老爺卻不是一句空口白話。彭家橋事情一出，他什麼風也不露，鷄叫天沒亮的時候，專差長工阿四送了一封十萬火急的手諭進城，給他在縣黨部當委員的大兒子。他生平第一次給兒子開下那張漂亮的支票：以一百擔谷子的代價，要他向指揮部活動派兵。能一連，自然上上，不能，排把也行，反在大樹村也只有那點大。老頭兒做事是周到的，信寫好，還特意在橫眉上批幾筆，他願意

把前廳讓給派來的官長住，要是官長不帶家眷，伙食可由家裏供給。然後又把信裏已經提到的軍費問題，加批一筆，必要時可由地方籌劃，但不必明言在先。「明言」旁邊，又打了幾個密圈。

信封好，他放在手裏頓了兩頓，感到一種力量，好像出奇地打了一個勝仗。當他每天去到後村趙惠成家裏的時候，他格外沉默，胸有成竹地抽煙，專聽別人的議論紛紜。

趙惠成是本村一個廣交的中醫，家裏向來賓客不斷。這幾天，更是人來人往，連那位不大人見他在太陽裏走路的許福老爺，也少不得要上那裏坐坐，一來他不太放心手下人的消息，二來他也要觀望觀望別人的動靜，他臉上有巴掌大一塊青痣，像永遠給人打傷了似的。背後別人都叫他陰陽面。他的話獨多，喉嚨尖細。所有人之中，他最注意李春堂的氣色。只是他們兩個從不作正面的交談，彼此切戒，互不買賬。十八年前，爲了寶慶寺智圓和尚那份田產，他們足足鬪了三年，大家動了窖，結果算是彼此沒有沾手，打了一場平拳。過去的事情始終記在大家心裏，大

家都放長眼線，等看彼此的遠鶴。所以有一天當別人提到村防空虛，怎麼能有一點實力的時候，只有李春堂一個人，能從陰陽面打着哈哈的笑聲裏看到他焦急渴望和起泡的內心，他故意不望他，但陰陽面卻有意向他閃一眼，等別人也都跟着望他的時候，他才無可迴避地搖搖頭說：

「很難吧，地方氣魄太小了。」

「管它大呀小的！只怕沒頭寸吧？」

陽陰面撲的一口痰，正吐在春堂老爺面前，他惡心地把煙筒在地板上連敲兩下，心裏說：「你就曉得我不有頭寸？不要真的成了事，你就頭往頸子裏一縮！不過，怎麼也踏得你出來的！」但臉上卻故意顯得十分黯澹地說：

「頭寸？憑空就飛得出頭寸？」

陰陽面突然打着滿屋震動的哈哈，一隻手在檯上做爬動的姿勢。

「飛不來，就叫他爬出來吧！」

一陣哄堂急笑之後，春堂老爺也嘿嘿地笑了。這是對付許福陰陽面的，意思

是：『哼，成了事你可沒有便宜吧？』

這天他回到家裏，又再補了一道手諭給委員兒子，告訴他：此事火速加油，非成不可。一有眉目，密封來信，人可千萬別下來，以免招搖，切切！

兒子的回信，整整等了十四天，終於在昨天雲眼烏的時候到了。老頭兒捏着信就往房裏走，他想回信慢到，必有道理。他一面點燈，手不住的抖。他一口氣把信看了四遍，再要從頭看的時候，才覺得這寥寥幾十大字，原來早已看完，於是把它摺攏，袋好，塞進不離身的腰斗，吹熄燈，嘆口氣上牀睡了。

幾十年來他從沒有這樣早睡過，嚇得全家上下，鴉雀無聲。都以為老爺病了，然而誰都不敢去問。

第二天一清早他起來了，衣服還沒扣好，已經到了廚房，他要把那封信燒掉。當他在茶灶上丟下信的時候，他鄙夷地瞥了封面上的筆跡一眼，一股氣悶塞在喉嚨裏怎麼也吐不出。正好孫兒阿寶掬着風爐扇在他腳跟前玩，他猛的奪下風扇，抓着了把柄似的對媳婦吼：

「告訴你們不能讓孩子來這裏，來這裏，你們一點心也當不來——看你們怎麼辦啊！」

忠厚的媳婦自然摸不着公公的心思，從灶窠裏趕出來低聲說：

「他要在這裏呀，拉也拉不開！」

「他要，他要殺人就讓他殺了？」

公公一陣風似的旋開了。他從沒有這樣恨過這位媳婦崔氏。赫赫有名的崔八堂，她老子，國大代表候選人，如今還在南京搞。叫她寫封信問候問候，她卻全沒有那回事；打了底子給她，還是老白蠱樣的不動。不動，全無心肝的東西！蠢豬蠢狗碰上一個門堂子來啦，要是崔氏強一點，慶山也不致十年黨門，依然是個掃腳貨！委員，武不能弄槍，文不能測字，唬唬鄉下人，哼，委員！

委員兒子的信，把老頭兒的心緒透底搞翻了。昨夜一通宵，今天一整天，想想那，一無着落。他六十二年來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孤單，一條老命吊在絲瓜籐上飄。他倒在那張虎氈軟椅裏，燈燭輝煌的中廳上，靜得叫人發冷。他幾次的想站

起，又不站起，最後他含糊地說：『好吧，各掃門前是容易的。』於是突然起立，走近擺着各式鮮菓的供桌，對裏壁廳屏上掛着的父母神像，深深望着。他決定要卜一個課。然而當他拿起香來，他又已經什麼都鐵定了。他不能離開這裏，離開他六十二年來一向都沒有離開過的家，殺頭他也不走。拋屍露骨，葬身異地，從前逃難，還有天光之日，如今呀如今——

兩顆老淚，糊模着春堂老爺的眼睛，他躬身跪下，向廳屏上的神像連叩三個頭，挺直半身，微微翕動的嘴上，不知說了些什麼。

二

幾天來，六十里週圍，風聲極壞。某地某鎮敗兵搶了；某鄉某街搶過又搶了；一忽兒說指揮部已經移動；一忽兒又說八路軍的便衣也進了某地。一忽兒說來了來了；一忽兒又道不是不是。小小大樹村，風報滿村滿巷飛。

今天一黑早，不知什麼風報，村裏有些人忽然沒頭沒腦往河那邊跑，可是河那

邊也有人沒頭沒腦往河這邊擠，窮人的眼睛個個都亮開了，東一堆，西一堆，形勢可怕極了。這樣唏哩嘩啦亂了兩點鐘，才算說是沒有了事。

春堂老爺喝了兩口白粥，搖搖頭，嚥不下。正想去後村趙家打聽打聽，夾忙裏闖進了梅香丫頭。這嫁出門六年的老丫頭，一進門，雙條眼淚直落說不出話。老爺桌子一碰！

「你逗來做什麼？我早不許你進門，你還有什麼臉皮進我的門？」

「老爺！」

「什麼老爺，誰是你的老爺？快給我滾！」

老爺頭一昂，出去了。

「老爺！」

梅香追到門口，但老爺已經轉了彎。她是來求老爺救命的，她丈夫王樹根，她們小免孩子還在肚裏的時候，就給地方上一根蔴繩網走的。據說沒有到城，他逃了。可是三年沒有信，都說他死了。三年的日子，全靠她小叔王樹清和她，苦扒苦

做養活了老娘和小兔。那曉得三年後的昨夜晚，五七個人又來拍門了，抓起草窠裏的小叔，打一陣，沒有細，拖走了。老娘追出去，追了幾十步，追不上，就在人家水車棚裏上了吊。好容易發覺救活，天已大亮。她這就沒命的往大樹村跑，這面鳳山街鄉長是老爺的親聯襟，老爺一句話，小叔得救了，也救了老娘小兔和自己。

梅香呆了一陣，走去找太太，太太忙得頭面不露，不知和小姐關在房裏做什麼。找奶奶，奶奶塞給她一碗糯米糕，叫她在灶窠裏烘烘火，別的，她似乎一竅不通。等到天黑，還不見老爺回，梅香原是有病的人，只得倒在燒火櫬上。還是奶奶心好，推醒她，叫她去房裏地板上晒，有條被絮在箱蓋上。

二更邊，老爺回來了，什麼丫頭不丫頭的事情，他早已忘記。一天裏他忙得沒有歇過氣。他得着一個驚人消息，鳳山街趙癩痢的小兒子，是共產黨新四軍，已經進了山，政治部的一個重要角色。爲了這消息，陰陽面還鬧了他一場。顯然這傢伙要獨跑一門，霸着這個空子由他一個人去鑽。所以別人說着趙癩痢小兒子如何如何，他發跳了，切住所有人的嘴說：

「哈，亂吹亂吹，一派胡言！」

他說和趙癩痢剛才還碰了頭，他親口告訴他，他的兒子明明在青島——

「青島，大家總知道囉。青島，就是青島！」

他一拳擊在手掌裏：

「賭我的頭！這小子也當得進共產黨我才不信！人家共產黨，要嘛，大學畢業，要嘛，會扛槍打仗。趙迺祥這根豆芽菜，一來中學沒有讀通，二來倒叫槍來扛他，不是嗎？」

他眼睛一掃，看見李春堂還在跟別人交頭接耳，一定是念念不忘那根豆芽菜吧？便一個旋身轉到窗口，突然海罵人起來：

「如今死到臨頭狗急跳牆啦！大樹村現成擺着四隻鋼骨礮堡，括括叫，日本造，聾子耳朵不成用啊！頭寸，頭寸，原來屁個頭寸也爬不出！倒想挖空心思爬共產黨後門哩！哼！」

李春堂漠然一笑。多少天來鬱在心裏的悶氣，這一笑，倒反鬆動了許多。他覺

得派兵事情幸虧沒成功，成了事，這個局面也擋不住什麼，倒是江山一改，這陰陽貨就會第一個拿自己送到新四軍去報功殺頭呢！

這晚上，春堂老爺的臉色特別好看。一家上下破例的融洽，也破例的商量起一些大事來。早上沒來得及做，現在一一做了。他分給各人一疊爲數不小的大鈔，要大家纔在拿來給他看過的，經他指定了的衣服裏。各人身上又留下兩樣金器，纔在另外的內衣裏。並且告訴她們，足夠的米糧火腿油鹽鹹魚之類，早替她們安頓在山舖裏了。十里之內，他們足足有八個山舖，八個山舖都照樣一份。頂近的兩個，是大家都去過的，後園裏就望得見，萬一有什麼風吹草動，第一步就在那裏落腳。據他說，上山舖的苗老三爲人可靠，老頭兒不在那裏，苗老三都一樣會忠心耿耿的對她們。下山舖的本地佬，難說一點，只是早給了他們好處，還不致十分大變心。反正這兩個山舖，人多眼衆，誰不知道是春堂老爺的，所以只能暫爲避避腳，以後還是去楊梅山或牛頭嶺最安妥。

老頭兒吩咐到這裏，女兒英華忽然伏在桌子上哭了，媳婦也跟着揩眼淚。老頭

兒大聲笑着，拍拍她：

「哭什麼，共產黨就霸得了我們一輩子？美國也不買他們的窮賬呀！」

媳婦見公公滿臉慈祥，心裏十分激動，一時可找不出話說。忽然一低頭，望見懷裏的阿寶，想了想便說：

「阿寶這兩天乖呢，公公，風爐扇把他他也不要了。」

「好吧。」

公公皺一皺眉頭笑笑說：

「英華跟嫂嫂都早點去睡吧。靈醒點，不要敲鑼放銃也聽不見！」

媳婦女兒一進去，太太可不能不追問老頭兒了：那些田單契紙，那些硬洋紙鈔，那些衣服首飾，那些，那些連太太也一時報不出名目的東西，究竟老鼠搬窠樣的搬到那裏去了？這些天來老頭兒很忙了幾陣的，揀着深夜，帶着手電，黑暗裏太太只聽得他一陣出，一陣進，可是不敢問，身也不敢翻，第二天早晨起來，還一定要說：

「昨天真好睇呀！」

「唔。那麼嵩山堂的藥膏可以停一停啦。」

太太的聰敏，常把老爺弄得團團的轉。但這一次，她決不隨便放過，萬一新四軍真的來了，有個長短，她可不能不留個後步。大兒子慶山，反正不是她養的，那麼祿山跟英華呢？所以她真的出了眼淚，定要老頭兒說出藏放的地方。老頭兒想了想，還是含糊煙筒說：

「早哩，你別操這份心，祿山慶山我都早有了安排，別人逃也要逃出去，還是讓他們在外面安頓好得多。」

「自然囉，手心手背都是你身上的肉，不過別人總說我心雄氣不平。」

「現在還管得着這些？」

「怎麼能不管？別人不說，我慶山也吃不消呀！難道你連我也不相信，那我還做什麼人啊！」

「好啦，好啦，我會告訴你的。我還有第二個六十二歲活嗎？不過你們就來不

及了，巴巴的等我蹺辮子啦！啊，唔！」

老頭兒咬得鐵緊，絲風不吐。太太只好收篷歇鼓，順着他的心意把話頭轉上鳳山街趙癩痢的小兒子身上。

「喔，這黃炭臉大嘴巴，不是我們祿山的同學嗎？」

「不吧，我記得他們是同地不同校。」

「嚇，你真老昏了頭啦，同一個學堂就是同一個學堂，不是那年暑假裏他還在我們這裏住了兩天嗎？」

老頭兒抹着蟹撇鬚想。是極，對極。到底女人心細記性長！這黑炭頭，整天清叫白喊，後來爲了祿山也跟他河裏游了水，自己發了一頓脾氣，那小子才絕腳沒有來。其實游游水也不定會淹死哩！老頭兒有點後悔，但過去的事情總是過去了過去的事情誰還一定記着嗎？

「嘿，這小子真想不到啊！」

「什麼稀奇，這小鬼那一次還用了祿山的錢呢！」

「多少？」

「誰還記得，反正你一手捏着，兩頭沒剩。這些錢還不是我做娘的私下給祿山的？」

「你的錢難道不是我這裏去的？」

老頭子十分興奮。自己去烘缸裏端出那一悶盅消夜補食，還特地挖了三調羹給太太。直到太太進房以後，他還是毫無睡意。一時心血來潮，便端起洋燈穿過天井，繞過花台，呀一聲，把兒子祿山一向住的廂房門推開了。

滿房的老鼠嚇得走頭無路，窮奔亂闖了一陣，老頭子才走進去。他首先打拭一下書桌書箱上的蛛絲濛塵，然後開書箱，他要檢查檢查祿山兒子這幾年來究竟讀了些什麼名堂？「朱子百家」，「曾文正家書」，「唐詩三百首」，「二十四孝」，「七俠五義」，「枕亞浪墨」，「清宮外史」，「幾何」……老頭子不得要領地搖搖頭，最後拿起一本「愛情三部曲」——

「愛情！」

他輕輕說一聲，把書翻一個面仍舊替他放好了。接連開過第二第三個書箱之後，他還是精神飽滿地坐在書桌前面，沒有一絲睡意。於是他又打開抽斗，在滿是蟑螂屎的亂信堆裏，他好容易找出一張泛了黃色的雙人照，他心裏一跳，急忙湊上洋燈去看：『這是誰，祿山旁邊這個是誰呀？』一壁裏想，一壁裏心就開始急跳。

『那麼大一張嘴，不是她還有誰呀！』

他的獨白，分明在空寂的廂房裏起着迴響。他把這照片一下塞進抽斗。想想不要，怕弄縲，他明天要去鳳山街照相館放大。於是很快又拿出來，自然再不能放進抽斗了，要是蟑螂把它啃掉一塊呢？他捏着，正是不知安放的時候，太太突然從黑暗進來了，她叫一聲：

『原來在這個房裏！』

她很有把握的眼光，向四面的複壁板一掃，她覺得那麼多金銀財寶儘放在這些複板裏，並不妥靠。但老頭子還有良心，始終是偏袒她的祿山兒子，爲什麼放在這裏，這意思真使她感動得眼淚也爆出來了。只是她不能不找個理由，圓說自己的突

然衝來：

「梅香這死丫頭，真叫我睏也睏不着！」

「她究竟什麼鬼事？要當心她手脚呢！」

「說來話長，她小叔捉到鳳山街來了。其實還不是肚皮餓慌了，找件事情來吃幾天？」

「吃就隨她吃幾天啦？不過要當心她手脚呢！」

老頭兒心不在肺，又把照片湊近燈光，慢慢地漾了幾漾。太太眼睛好，她並不認識兒子旁邊的那個人，而且斷定不是趙癩痢的兒子，但爲了不掃老頭兒的興，她打了一個響亮的噴涕說：

「喔呀，好大的一張嘴呀！阿祿怎麼高興跟他拍在一起呀！」

「人家是好朋友，又不做你的媳婦！」

老頭兒一陣嘿嘿急笑，驚起門外花台上一羣夜宿的小鳥。

三

春堂老爺打定主意要跟鳳山街趙癩痢結一門親，天一亮，就叫長工老四去請牌樓頭三寡婦。

三寡婦走近李府邊門外，煙頭一丟，想了想，顯得十分匆忙地走進去。她判定這裏老頭兒叫她，不是要趕緊脫手什麼，便是急想抓進什麼，這一套，她向來是靈熟的。

「喔呀，外面風聲好緊呢！」

這女人終年戴着白包珠耳環，梳着烏亮的頭髻，喜歡穿黑衣褲，一副結切伶俐的樣子，她一面說，一面很有禮貌的坐下來。

老頭兒親自提煙，說：

「沒有什麼，傳說得厲害罷了。」

「不罷，陰陽面可就不知找了我多少趟。」

「他？」

「嗯，這兩天更是早一趟，晚一趟。新四軍要來，他着急啦，可是我們女人家擋得住什麼呢？」

女人吸煙，從煙霧裏打量老頭兒的臉色，她一向知道這兩門水火不融的冤家對頭。所以又說：

「我才不理他啦！那年不是爲了一張期票，他就硬把我們死鬼三老板抓進了局？嘿，他才碰錯了戶頭。期票是我貼的，坐牢滾釘板，有我承當！這一鬧，陰陽面可就大大鬆了手，嘿，我就不怕他！」

「你三嫂是出名能幹的。只是他急要找你，總有要緊的事吧？」

「那還用說？千句併一句，總是共產黨新四軍！」

老頭兒想，這女人確乎厲害。但既然招了來，還是開門見山的好。

「沒有聽見他跟趙癩痢有什麼來往吧？」

「我姐夫？」

女人心一靈，近來街面上的傳聞，是漏不過她的。關於她外甥阿祥的說法，她也半信半疑不能斷定。但這下，她已摸着了老頭兒的心事，更爲從容地說：

「找我姐夫的事，他不便向我開口。只是我姐夫這個人，那怕標一個小會，也總得要問問我。」

「那是，那是。」

老頭兒咳嗽聲，清清喉嚨說：

「去年內人跟小女英華排了排八字，說是要找個肖馬的乾娘，女人們的事情真多！可是訪了幾個月，總訪不着肖馬的，前天勉強訪着一個，內人又嫌別家的長短。」

「喔，肖馬的，倒真不容易啊！」

三寡婦在等待老頭兒的下文。

「聽說，聽說，」

「聽說我姐姐是不是？我姐姐肖是肖馬的，啊呀！這怎麼說得上呀？你們高門

大姓的！」

走廊上，梅香丫頭愁眉苦臉的端上一方盤三道熱騰騰的點心來，後面跟上了太太。頓時間，笑聲言語，充滿了一廳。

結親的事情，算是初步定局。

最後三寡婦告退的時候，她停着一句話在嘴邊上，可是老頭兒卻搶先說了自己的：

「不瞞三嫂，我的脾氣，不管結親什麼，都喜歡乾脆，乾淨！至於別人要走的路，我是向來不喜歡碰碰撞撞的。」

「那自然，譬如許福陰陽面的大門，是朝北的；你老爺的門，就偏偏向了南，這不是生好了的嗎？不過，這幾天呀，我真給那些人纏得頭痛，總有幾十戶人家托我買，你猜，買什麼？」

三寡婦眼睛一亮，老頭兒吐開一個無聲的苦笑。蟹撇鬚兩旁的溝紋顯得格外深了。

「猜不着。」

「這還猜不着？金子呀！我說硬洋也一樣嘛，硬洋的話，要一千不說九百九，只是金子呀，真要上西天去取啦！不過這些人的胃口也不大，四五兩，你一定有頭寸吧？」

「頭寸？」

老頭兒的聲，音低到不能再低，腦門裏可充滿着憤怒的嗡嗡聲。但終於他想着：譬如丟了那一百擔谷吧！他點一點頭，可還是補了一句拖梢話：

「我也頭寸很短，只是三嫂的事情，短——也得盡力幫個忙。」

三寡婦一走，驟然靜寂的中廳上，猛地爆開了太太的大喉嚨：

「你這個人呀，可不是老昏了頭？我告訴你什麼？肖馬的肖馬的，不是講好做阿寶的乾娘？怎麼這堆屎，就屙到英華頭上呀？女兒大起來是別人的，你叫她拜上這麼一個開茶館的癩痢頭做乾爹，以後還想抬起頭？我可不認這門斷頭親！」

「好吧，你們，你們，你們硬要死在新四軍刀下才明白！」

老頭兒眼睛也氣直了，蟹撇鬚簌簌的抖。

『老爺！』

梅香丫頭浮腫着一張蠟黃的臉走進來，輕聲叫着，她實在再等不住了。

『老爺，我求你！』

『什麼，你還沒滾？如今什麼時候，你還來碰碰撞撞？誰叫你住下的？誰叫你住下的？從前那對蠟台是哪一個偷的？滾出去，滾，滾不滾？』

老爺一巴掌打在那浮腫的黃臉上，丫頭幌了幾幌，還是向老爺跪下了。

『老爺救我！樹清小叔給他們抓來啦，家裏糠皮也沒有一點，老爺一句話救命四條呢！』

『滾！阿四，把這死丫頭拖出去！』

長工阿四一直在天井裏看，突然一叫，他呆住了。

『老爺求你，看在小兔身上，小兔在家等着我，老爺一句話——』

『阿四，你這死貨怎麼不進來？』

「什麼死貨不死貨？我又不是你的奴才！」

駝背阿四一下衝進來，拖起梅香粗聲吼：

「快出去！求別人，求別人，磕破你的腦壳也沒用啊！」

四

一個天大的大奇聞。不到傍晚，這奇聞在鳳山街和大樹村沸翻連天的傳開了。陰陽面老爺放出壯丁王樹清；陰陽面老爺一頂便轎把梅香丫頭接進公館裏去了。

事情是這樣發生的：

梅香丫頭從李府門裏滾出以後。走到出村三叉路口，突然不走了。她越想越不能往回家的路走，她不能見她的婆婆和小兔，糠皮也沒有啦，她養不活他們。眼望着老爺救命，老爺不救，不救，死路一條了。

想着，想着，他一口氣就往鳳山街衝。鳳山街她是熟悉的，鄉公所她也老去

的。做了頭的時候，不是陰天落雨給老爺送傘送雨鞋，便是深更半夜給老爺點火打燈籠。那年丈夫樹根網到鳳山街，說是腳也沒停就解上城去了。她追來在老爺家裏哭一場，又只好一路哭回去。

如今梅香一跑上鳳山街，就心想着丈夫哭小叔，她哭哭啼啼衝進鄉公所，轉灣抹角上了樓，樓上鄉長室裏她一把拿鄉長揪住了。

「你們不是人，捉了我男人還不够？把我的小叔還出來，還出來，不還出來我就死在鄉公所！」

鄉長自然認識她，破口罵着：

「你這死丫頭瘋了是不是？」

「我不瘋，你們瘋！你們黑心，你們眼睛老鴉啄瞎了！」

梅香跳得過人頭高；四間樓房都震動了。

幾個鄉丁，捉手揪脚，顛橫倒豎的把她拖下樓。

梅香這就賴在鄉公所門口死哭不走。半街的人圍着看。恰巧陰陽面的一條得力

狗腿，剛從茶樓上下來，要緊給主人去送消息。遠遠裏看見那堆人，還分明有女人的哭聲，便大喝一聲：

「那一家的屍貨在這裏發騷哇！」

他終年四季腰眼裏插着一支硬貨，他原來是替陰陽面老爺收租放債，跑長跑短，打聽風聲，搜羅情報，還兼當他的保鏢。近年來可也跟地方上的狗腿們混得稀熟爛熟，他的狗行當已經分辨不清，究竟是屬於大樹村陰陽面老爺，還是屬於南京小朝廷那個草頭老？因為這樣，他更得勢，他喝着那一聲就大搖大擺走上去，推開左右人，這就跳進了人圈圈，把哭着的梅香從頭到脚照了一眼：

「呱呀呀，這麼一張屍貨也發騷？」

別人一陣哄笑，他更是動手動脚扳起梅香的臉，仔細端了一眼，突然大叫：

「喔——你呀！」

他橫着臉，急把腰裏的硬貨拉出，對着梅香咬一咬牙齒說：

「你是梅香丫頭！你是小竹溪王樹根老婆！嘿，好一個逃兵，好一個奸匪頭子

的老婆！老子打死你！」

他把槍口向梅香腦門上一頂，發出一聲怪笑，就舉槍向後，揮了揮：

「來人，把她關起來！」

他把梅香交給兩個同夥，便向大樹村主人家來報告了。

狗腿們一百個消息是狗屁胡造，這一個新出籠的關於梅香丈夫的消息，卻是千真萬確。二天前新四軍攻下離這裏四十里地的張家橋，這裏便派出狗腿一條去打聽。狗腿親眼看見逃兵王樹根，全身武裝，站在台上跟老百姓說話。他奶奶的×，一個臭字不識的長工王樹根，居然也會哇啦哇啦演講哩，台下總有幾千人拍他的手。狗腿查出他是一個隊長，但回來說順了口，就替他連升幾級，說他是新四軍××獨立團團長。

「團長？」

陰陽面聽完全部報告，和剛才鳳山街那一幕，突然指着狗腿的鼻尖，問。狗腿挺直腰板說：

「團長！這狗食的確是××獨立團團長！」

「獨立團？」

「獨立團！這狗食的手下足有幾千人吧！」

「哈，重賞！重賞！」

陰陽面把這條忠心狗往自己煙舖上一推，用力映着右眼，他十分重視這報告。狗腿受寵若狂，第一次躺在主人紫檀木牀上過了一筒癮。當他燒成第二個泡的時候，腿膝上着了一腳踢，他骨碌站起，主人向他跳起一個指頭說：

「頭一件事情，轎子把丫頭抬來。」

「第二件事情，趕快放空氣，說你剛在街上講的話，全是放的屁！怎麼？放屁就放屁，不更乾脆嗎？」

「第三件事情，叫陸鄉長來看我。還有王團長王樹根的老弟叫什麼？」

「他叫，他叫，他，」

「唔，就這樣。叫陸鄉長速放，我說的，放了，一切面談！」

「不好吧，還是見了丫頭再說。」

「什麼見了不見了？你問她，人是我放的，她感不感老爺的恩？感恩一句話，放！乾脆，如今的事情就不能三回四轉，你小子還差得遠呢！」

「是！」

「第四件事情，兩擔，兩擔上白米，急送小竹溪，問清王樹根老娘才交下。」
「第五，好吧，等一會再說。」

他摸着巴掌大一塊青痣的臉，映着右眼，馬上想到冤家李春堂。他望着花牆外一株盛開的春梅，突然說：

「哈，想不到他，倒是王團長的半個丈人老子呢！」轉身看見狗腿還呆着沒走，他一揮手：

「完啦，辦你的事去！」

這大奇聞傳到春堂老爺家裏，他還不敢相信，直到接着聯襟陸鄉長的信，這才暴跳起來。眼睛發直，一把揪住太太的頭髮，跟手辣辣兩記耳光。

「你們，你們，全無一絲良心！梅香是你的陪嫁丫頭，落你門上過，你也不問過清白，如今，好！給別人搶走啦！」

太太吃了兩巴掌，頭腦充血，只想去後園跳井，但又給老爺倒拖着拉回來。

「要死，容易！快啦，快啦！王樹根第一個就要殺你的頭！趙癩痢的小兒子有鷄毛用？沒名沒堂，什麼政治部，王樹根是獨立團團長呀！」

太太雙腳直跳，哭一陣，滾一陣，還把披散的長髮，往頸子上緊緊的絞了一陣，忽然腦筋裏一轉彎，想通了。她突然衝進去，叫阿四備轎。

老爺聽她一叫，忽然也靈醒了。到底太太女人辦法多。這就透一口氣，馬上告訴她一半硬幣的數目，埋在花台上天竺樹的樹根底下，算是向太太陪認他的不是。

「還有？」

太太臉色鐵青。原來廂房複板裏的東西，一切都落空了。

「還有，噫——」

老爺聲音極小，但極小的聲音裏，卻分明帶着抖。他說：

「一萬七數目還不够你？噯——你們的心呀！」

老爺眼裏忽然含着眼淚。沒有人懂得他那種痛苦複雜的心境。他突然想到一個人的死，他整個身體像要垮倒，然而他支撐着。他後悔剛才的坦直，他咬得更緊。他苦守一世，好容易積下這點心血，別人就來不及啦，只想趁火打劫！哼，做不到！不到那時候，他是決不，決不，難道幾時餓過她們一餐嗎？這些狠心的……太太吃驚地望着他，背脊心一陣冷，追着前浪轉篷了。她破口罵一聲陰陽面，大着喉嚨說：

「嘿，我說，梅香丫頭是我的！一句話，梅香就是我的！」

太太火霹拍拉的聲音裏，老爺也恢復了原有的中氣，響亮的嗓子答她的腔：

「不錯，你該說她是我們的養女！」

「什麼養女？」

「就說是女子好啦。硬是問他要人！你問這流氓，什麼意思要把你的女兒綁在家裏？放不放？不放，我叫她丈夫王樹根來要人了！」

「你不是說王樹根在張家橋？」

「張家橋也不過四十里，你這樣一說他就懂啦！他怎麼敢不放，哼，沒有這膽量！」

正在這時，一直在外面看熱鬧的女兒英華，忽然拿着一封信奔進來：

「爸爸，陰陽面家裏送來的。」

「他？」

父親望着信，楞了一會。突然說：

「嘿，惡霸！原來你也有這一天？」

果然不出所料，不拆開，他也早已一眼識透信裏的乾坤了。他嘿嘿地拋出一陣乾笑。跟他惡鬥八年的流氓陰陽面，今朝居然向他低了頭。他激動地連呼着梅香的名字——

「……梅香呀，有骨氣！自然囉，成了龍，你也不會忘記蛇肚裏的出身呀！」

「怎麼，梅香怎麼啦？」

太太急着來抓信，其實她並不認識字。

「難道梅香的牛性子你還不清楚？扣就扣得住她了？我說那流氓沒有這膽量就沒有這膽量！他說我是王樹根的半個丈人老子，可不是，一點也不含混呀！」

「那麼把梅香送回來就是啦。」

「不，他要我親自去一趟，有要緊事跟我商量。」

老爺沉思。他想得很多。特別是陰陽面最近的一個機密，極少有人知道，聽說他已經和金沙寺一帶老土匪也接過頭，這流氓，真有一手呢！他腳踏幾條船，見風駛舵，總有一條衝得出去吧！他想到金沙寺，正和他的牛頭嶺近在一指，他內心劇烈地一震，急抖着。走去找他的煙筒。

「做不到！」

太太突然說：

「上他的門去？哼，有事情他自己不會走來嗎？」

「算啦，反正人也在他家裏。」

老爺含銜着煙筒，突然心平氣和地笑了一笑。但太太還是堅持自己的想法，她果斷地說：

「那讓我去！」

「不爭這一勺啦！男人說話有份量些。這年頭——」

老爺深長地透一口氣。一顆心，更加平靜了。他覺得晚邊陰暗的房間裏，特別顯得寬敞明朗。

當天深夜，月黑風急。陰陽面派轎來接春堂老爺。

春堂老爺把久已放在壽材裏草紙底下的狐皮袍穿上，加了件馬褂，戴上紅結子瓜皮帽。照一照鏡子，吩咐太太把四大包名貴海貨，放在轎前，作爲他和許福老爺的見面禮。

許府花廳上，汽燈雪亮，酒席擺開。陪客們交頭接耳，只等春堂老爺的轎到。

「報——老爺，李老爺轎到！」

正三更，前廳一個拉長的聲音叫。花廳裏一陣亂，空了。

春堂老爺在前廳落轎，燈影裏鑽出五七個長袍馬褂，打恭着手往轎前擁。

「恭喜！恭喜！」

「恭喜！恭喜！」

陸鄉長也不甘人後，用力一擠，冲着他聯襟說：

「恭喜大姐夫！」

許老爺太太，也胭脂花粉扭出來，兩手捏着花絲絹頭，搭在右襟邊，向春堂老爺欠了幾欠身：

「恭喜老爺，有位好女婿！」

「靠福！靠福！」

春堂老爺深彎着腰，打拱着手，向左右前後一壁還禮一壁說：

「小女梅香，是個粗人，從小沒有教育，還望各位海涵栽培！」

「喔，老哥！」

陰陽面一把抓着他的手。

「喔，老哥！」

春堂老爺也一把緊抓着他的那隻手。

席開酒三巡。主人拉一拉上首的春堂老爺：

「老哥，我們裏面坐坐。」

房裏妝台上，點着一支紅蠟燭。窗開着，有一股寒夜的花香飄進來。兩位老爺剛在煙鋪上橫下忽然又都同時的站起，陰陽面吐一口痰說：

「老哥，我們該結一門親啵！」

「可不是，我們早該結門親啦！」

「你家梅香看不出，如今堂堂一品夫人啦！」

「那裏那裏，叫做癡人有癡福吧了。」

「我想，」

陰陽面用力眯着右眼，李春堂緊扭着一面的蟹撇鬚：

「你是想？」

「是的，今天日子好，你也該正式把梅香認做女兒。我嘛，靠福，算是他的乾爸好啦！」

「好極！那我們是親家翁了。」

「啥話！啥話！我們是指甲連肉，指甲連肉一家人！」

「呃，老哥——」

春堂老爺逼前一步。金沙寺三個大字，在他腦門裏有力地一閃。他抓着陰陽面的手正想說什麼，突然一陣帶哭的急叫，是陰陽面太太，從後廳衝出來：

「這死丫頭，這死丫頭，跑啦！跑啦！」

花廳裏一陣大亂，幾個聲音混雜着叫：

「什麼，跑啦？這賤丫頭跑啦？」

「跑啦，跑啦，影子也沒有啦！」

「啊！！」

房裏兩個老爺同時一震。一個跳去拿槍，一個昏倒在地上，臉色死白，那頂紅

結子瓜皮帽，滾得遠遠，給陰陽面踢一脚，飛出門去了。

一九四八年四月於香港

後記

這裏一共收集了五個短篇，都是到了香港以後寫的。原來還有一篇「半升米」，發表在「羣衆」上的，也打算編進去，最後還是抽出了。因為沒有寫好，化了一天時間把它改過，還是不成，便決定抽掉，留着以後重寫。

由於這篇太不成熟的東西，使我想到了寫作上的一些問題，好作品必須有好題材，但好題材不一定就能寫出好作品。如果生活不熟悉，思想情感把握不住，單憑主觀的一味努力，結果只是自己騙騙自己。這樣的努力，越努力越不成。「半升米」的題材是好的，可說是在我這樣的一味「努力」下糟場了。

我回想寫這篇東西的過程，對於那一家四口，僅僅爲了半升米事情，結果全家大小上了吊，我確是非常難過，也非要想把它寫出來不可。當時寫着的時候，感情也很激動，這種激動的情感，平心說，應該也不是假的，但事隔一年子，再來讀它

的時候，就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了，記得當初動筆之前，也曾經把這題材向朋友們談過，朋友們都很感動，我自己也因爲激動的緣故，中間停了兩次才把這故事講完。所以問題來了，既然作者的情感不是出於虛僞，而故事本身也有現實根據，爲什麼寫成了作品，反而就那樣要不得呢？連自己也沒有勇氣再改，只好把它塞進抽斗。因此，我作了一次反省，給我找到了問題的根源。雖說題材本身有它的現實根據，但這現實環境和自己離得太遠，事情本身發生在湖北，我把它搬到自己比較熟悉的鄉間，這在創作上原不是不可以，但我的所謂比較熟悉，也仍然是個浮面，特別是戰後反動派統治下的鄉間，那就更是浮面的浮面，於是一味的「努力」下，閉門造車了。這是首先決定我的那篇東西，不能不塞進抽斗的主要原因。至於所謂作者的情感不是出於虛僞，是的，我承認，我一點也不虛僞，但是這所謂不虛僞的情感，只是我的，我這知識份子個人的，和那一家的確爲了半升米全家吊頸的手工勞動者的情感，很多地方沾結不攏，可在替他們隔靴抓癢。好比打架的人，看拳頭好像蠻有勁，但一拳拳都落空了，沒有打中別人的要害，所以打輸的不是別人，正就

是我自己。我在修改它的時候，前後整整的細讀了兩遍，一些當時自己覺得非常用力，也可說非常滿意的地方，現在看起來，只有一句話，蒼白得可怕！

固然，作品是寫出來的，但我經過這次反省，使我更一步懂得，寫是其次的問題，先決條件是如何與大衆人民結合，從而改造自己，豐富自己這一艱苦的過程。有些人口頭上儘管可以接受爲人民，爲大衆，但實際上，坐在房間裏，甚至躲在陰暗的角落裏，自命不凡，覺得自己永遠超人一等；爲起人民來，爲起大衆來，也一定可以超人一等，因爲只是以爲自己的思想高，靈感多，情感豐富，技巧好，諸如此類等等，永遠陶醉在自己的小天地裏，稱王稱霸，以及其他等等。我想這樣的時代早已過去了，過去的時代是決不會重新再來，自誇自負的自我陶醉，也都是徒然的了，到是如何腳踏實地，不要口是心非，把自己看得平凡點，虛心向別人多學一點，我想一定有不少的好題材，能給我們抓到，抓到了，也不致白白糟塌掉。

香港兩年來的文藝運動，給了我許多學習機會，對毛主席的文藝運動講話，也會經展開過多次的熱烈討論，得益更是不少，希望自己在今後寫作上，更要加緊

努力，向着這個方向一步一步跨上。

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二於香港



· 1949 ·

價定本基
角二元五